

T5413/9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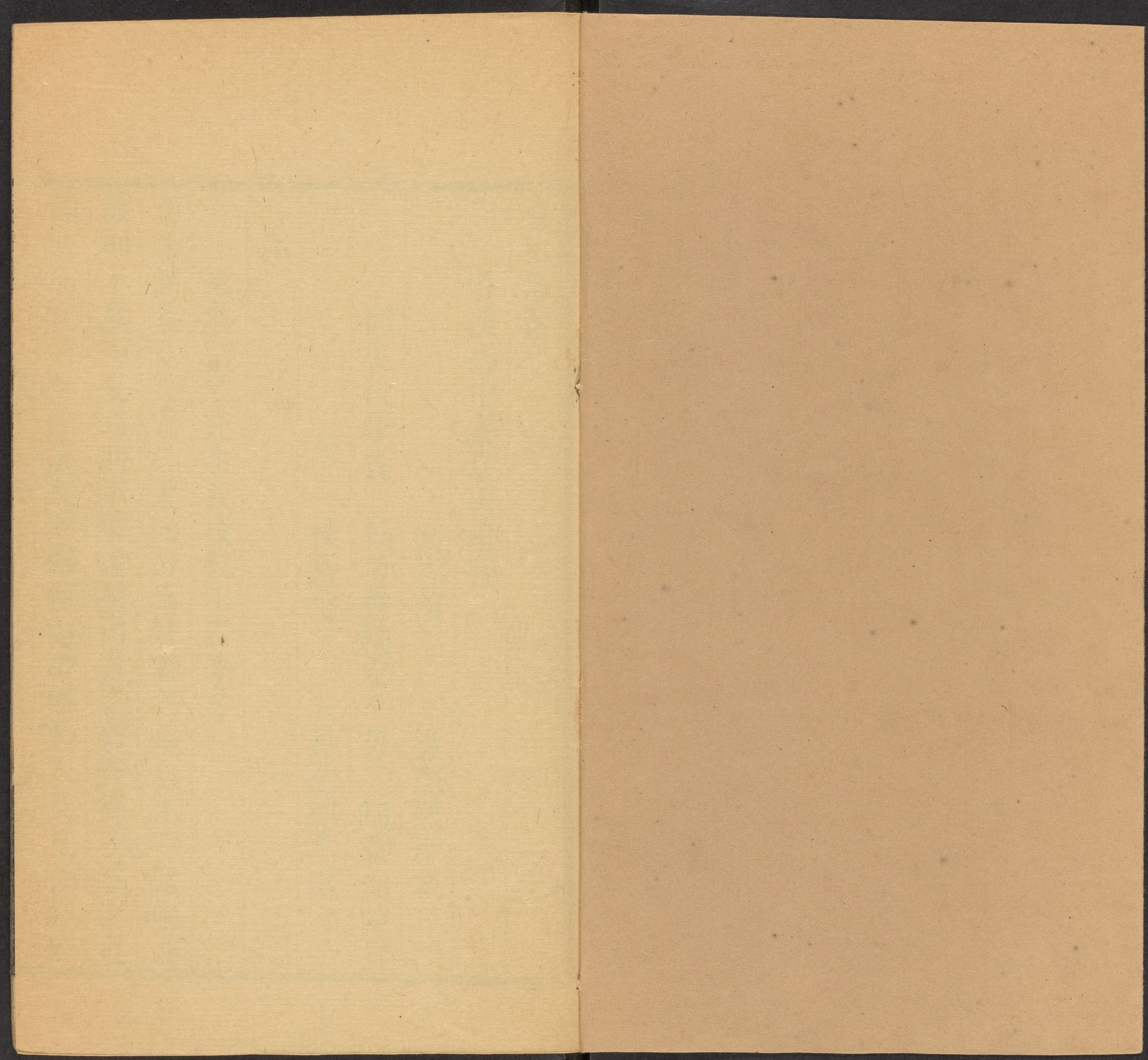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2

MAY 11 1951

東田集

二



東田集卷之二

甘陵馬中錫



棠青南

男際熙庶咸

同里後學賈

枚功菴編定

男炳鷺洲較訂

樸素菴

男念祖聿滋

序

贈養浩毛先生教授杭州府學序

荀子謂養心莫善於誠而司馬君實之學自不妄語始夫誠則不欺不妄語則不縱謹獨內省之幾天德王道之要即此而在固無餘法矣中錫恒謂世難其人及見吾師東

萊毛先生乃知聞其語未有不可見其人而古今人亦未嘗不相及也先生質直謹厚重信義少許可弱冠領鄉薦志欲譽髦斯士就儒官不辭初分教唐山唐山人士宗之以憂去再分教霍州霍州人士又宗之以善教底績進秩爲吾故城教諭吾故城人士又宗之顧科第久缺人先生深以爲慮刮劓淬礪課功程能每見士習猥陋攢眉蹙額若父兄憂子弟之不良將隕墜家聲誠於中形於外要自不可掩獨見中錫與李生咨所作輒自喜曰空谷足音鄭庭大雅是可以紓吾憂矣且中錫之疎謬豈足辱先生而李生則從游于中錫者機杼格律偶不戾背遂辱獎予若

此旣而中錫與李生同舉于鄉人皆以先生爲知言適九載考績再進秩爲杭州教授夫杭家君所舊宦杭之庠又中錫童子時所舊遊知其士風甚悉有可以語先生者中錫事先生十餘年知之尤悉亦有可以語杭之士子者先生之教敝邑中錫所得于先生者不徒文字之間身與心爲多而杭之士子中錫與之遊亦不徒杯酒過從之情而切磋規益恒以器識忠信爲本回首餘二十載矣其長而賢者類已鳴玉曳組次者皆駸駸乎登甲科躋膺仕然不無珠遺瓶墜槁項黃馘者無庸論矣其少者必今之長而賢者也其孩提未識者必今之少者也由昔視今豈有異

哉大抵其人鍾靈于山川秀穎于資稟有高才能文章昔
人所謂不幸者夫人優爲之而吾夫子所謂躬行君子者
或有所不逮夫古人以爲不幸乃自以爲幸夫子憂其未
得者乃甘心于不得將不言與行違實與用舛而去所謂
誠所謂不妄者遠乎持是以侍警欬撰杖屨矛盾柄鑿將
不益重先生之憂如始至吾邑憂吾邑之士習矣乎然則
先生動輒以誠言不妄發淑其人敦本尚實爲身心之學
固不翅使之高才能文而已也抑杭之士子非盡去質而
務華也要其才且文者多耳先生又非右質而滅文也躬
行是急而不專於文辭之間耳使先生以此爲教士以此
爲學而人不之重反責以科舉文字之末是乃索燕石于
卞和之肆談甲兵于胡篋之前中錫敢謂其不然也惟先
生自信庶幾杭之諸士子皆信中錫之言亦賴不妄矣

送張弘仁尹邾縣序

故事進士旣登第悉集都下而官之諸司間有疎儁少檢
者則授之州縣長若謫官然自上卽位欲守令得人謂非
進士不可始以外補爲定規成化乙未歲進士三百人自
春徂冬相繼外補者幾四之一而同年張弘仁補河南邾
縣令弘仁與予同薦于鄉同舉于禮闈同對彤廷清問予
知其人甚悉弘仁起身耕鋤中雖貧能無求于人人亦不

敢干以貨賄鄉井無少長咸以廉介目之其治郊必不以
墨取敗矣不立邊幅厓岸而制行斬然不可侵奪與人不
爲摸稜苟且儕輩或以剛正目之其治郊必不以阿取容
矣讀書不事句讀體認力行之功居多杜門掃轍以不識
責人爲高識者咸以恬退目之其治郊必不以奔競爲乞
哀取憐之舉矣然不以墨取敗則下不得行苞苴上不得
通賄賂苞苴不行下將益受其殃賄賂不通上將厚中以
禍矣民得其殃已得其禍廉介之心得無少沮乎不以諛
取容則人喜圓而我不以規人惡方而我適爲矩不能隨
人之喜顧以逢人之惡將胥而怒之矣怒已者多則悅已
者少剛正之志得無少挫乎不以奔競乞哀則權門如火
自我冰之勢家如市自我空之狡者以康臧者以阡而可
薰可炙可易可遷之心起恬退之念得無少懈乎沮其廉
介遂淪而爲墨挫其剛正遂淪而爲阿懈其恬退遂淪而
爲奔競以孤庠校作養之恩無以仰答明天子臨軒策士
之意焉用讀書爲哉弘仁未必至此然子方之操或變于
初河間之節或淪于晚亦不可不常惺惺然也廉介無沮
于終剛正毋挫于勢恬退毋怵于禍使郊人以循吏稱郊
志以名宦著史牒以循吏傳斯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而遂守大州遂刺大郡遂牧大藩遂爲臺爲諫爭是非于

逆鱗之下爲三公爲六曹而侍從王廷與天子可否天下事其誰曰不然使不盡然曲徑以捷旁行以流忝冒竊據何足多乎此不可與他人道惟吾弘仁可也

送吳天洪歸餘姚祭掃序

越人吳天洪自先世戍都下至天洪讀書事舉子業領成化甲午薦書試禮部弗第慨丘壠在餘姚者莫掃久廢因束書南歸維時都下士與天洪遊者相與載酒繪圖送之都門外人各賦詩以畀之屬予序其事餘姚名邑也錢唐走其北富春出其西會稽山陰羅其外越中山川之勝無與爲伍去京師南五千里天洪是歸也臨渤海之涯走齊魯之境跨淮踰揚尋吳問越可計程而至至之期卜時日會宗族約親朋掃松楸以拜墟墓薦而曾高序而昭穆以伸其水木本源之意然後詢存亡訪故舊弔古尋幽登高望遠賦胥江之潮釣嚴灘之波觴蘭亭之水航剡溪之雪以快心適興放浪懷抱越人聞天洪之歸也學者耕者宦者隱者環守相問天洪其何以語之乎且宅中圖大京師爲天下根本有刑有政有禮樂文章有教化風俗有宮室苑囿之壯麗山河地理之形勝皆四方所內拱而觀聽者彼其成絃歌之治者將問禮樂飽詩書之味者將問文章底宦游之績者將問政事問教化問風俗今天子建中和

東田集 卷二 五
之極撫文運之盛至禮不讓至樂無聲而天下以治以和
臺閣制作渾厚簡古如皇墳帝典科場士習規矩準繩不
事鈎棘今世無刑名學刑又措而不用寬大恢廓政無多
門事無多岐天子躬行于上臣民取法于下士風尚忠鯁
不尚便佞尚恬退不尚奔競民俗則慷慨質樸如曩時而
和平文雅過之蓋不教而教不化而化也以是語之雖隔
越遼邈天威當不違咫尺矣處窮簷蔀屋未見京師之壯
麗者更端以問獨可不思所以禦之乎卑宮室廢苑囿崇
勤儉不事土木尚道德不事封祀臣子贊頌如是足矣固
不可徒效昔人誇雲夢侈上林以欺越人而爽愛君之本
心抑豈可賦焉釣焉觴而舟焉徒以取勝遊之樂而漫不
懷世道慮乎軍民之利病風俗之美惡戶口之盈縮賦役
之繁簡田野之污治桑麻之肥瘠黎庶之貧富皆寓諸目
藏諸心俟羣士夫問而發之庶幾可以轉聞于執政者以
利益于吾民則此行不徒行矣天洪才且賢行將有民社
之寄故將其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何允恭分教濬縣序

成化乙未汝人何讓允恭得官濬縣訓導予未識允恭而
予友某卽允恭友也索言以贈夫濬畿輔屬邑也畿輔之
士每大比歲來聚都下予所接者多矣而獨未識濬之士

也然于濬之先達得一人焉曰都憲世昌王公其爲人也龍驤虎變長松矯檜魁傑人也予每進而請教退卽茫然自失嘗拊心自誓曰他日進而向上不必遠有師法取法于王公足矣又嘗感事而歎曰人之自立不必百無一失無愧王公足矣聞者者不以予言爲過今濬之人士雖未可遽與公並論而浮丘諸山峙城中者俱孤挺峭拔黎陽白馬之津映帶秀澈地鍾靈異所產固應不凡汝恭善教而曲成之豈敢遽望登公之堂而入其室也亦可以踵後塵而接半武矣汝恭至濬計必謁公于里第有所聞見卽以示之臯比諸士在鄉曲者計必時時侍公之杖屨有所得卽以模爲軌範趨步于鄰曲里巷之間絕勝鼓篋從遊于蘇湖數千里之外在汝恭留情諸賢自勗而已古語有之曰有教無類汝恭事也曰歸而求之有餘師諸賢事也見者勿以予爲諛先達而誣後進則幸矣而汝恭與諸賢之遭際尤幸矣

贈張用和尹襄陵序

循吏傳太史閣筆久矣吏不循其槩有三志富貴者不肯循急功名者不暇循不學無術者不能循以三者而律今之吏無怪史筆之閣也進士張君用和予嘗與論至是輒領許之用和濟人也有奇才負氣自許不脂不韋予同試

禮闈同策大廷又同需次銓曹籍時多以進士外補令人皆不屑瑟縮不欲受朝夕思臺即司諫以自奮迅不然亦不失即署捷徑宦途獨用和慨然有憂民志每談令簿書期會節費愛養之政如奇味在口恒津津然又如視螳螂捕蟬意恒幸其得之也居常以令給之則唾手而踊曰寸莛弗舉烏獲病之吾其往矣吾年尚彊壯吾學尚未遺忘倒囊而出尚可步古循良之後不然烏臺青瑣夫豈不榮待累階而升爲郡伯爲藩臬始得涖民以行志正恐衰老眩瞽無益民生矣且朝廷爲官擇人豈容人擇官以徒仕乎雅志如是其賢可知也越明年丙申補晉之襄陵令其鄉大夫士以予與之善強索言以爲爲吏者規夫志富貴貪者也多貢胄監而起刀筆者推其轂無學術俗者也多起刀筆而貢胄監者聯其鑣急功名矯者也多出甲科而或畏名不貪強學不俗要之不盡然也其槩如是耳襄陵爲邑以殷富甲晉諸邑晉諸邑亦自謂殷富莫敢與襄陵伍夫殷富則多利故恒易以生貪貪則鄙陋庸劣故多俗旣貪且俗思欲勉爲飭厲觚稜以掩之故每動輒矯前此爲令者豈無人哉貪邪俗且矯邪予不得而知也不貪不俗不矯邪予又不得而知也予所知者用和之挾貧與其所有期待者耳用和讀書達理道談天下事的然中肯綮

東坡集 卷二
貧與俗必知免矣不急近功不邀近名民陰受其賜而不
自知無徇時流無逢時好業進逼古人而自視常歉是則
用和之當自勉者昔嘗與用和論及此矣臨岐贈別終無
以易也史缺循吏爲國曠典賴斯人補之

贈王義官序

成化丙申廷議平治京東道塗以通路河之運募民有能
捐貲以助國費者錫以冠服時都人王世明首應募朝廷
嘉之命以官如初令鄉閭羨其光縉紳高其義姻戚朋舊
爭走賀于其廬同年張君器之素善世明亦來謁予言以
賀予聞箕疇五福壽之下卽繼以富富豈惡於人者顧處
富者之不善耳蓋其嗜利也飢鳶赴肉渴騎奔泉咋喉濡
首俱所不顧而其吝而專之也蝨蟻之蟲豸嚇鷗之腐鼠
不足以爲喻也上以攘竊君之有下以侵漁民之利被刑
禍于生前罹貶削于旣沒播穢德于鄉閭麾門墻于君子
往往而是富本可以取榮而若人者乃以之取辱箕子以
爲福而顧以爲禍其亦異乎古人之所謂富矣如之何不
爲害乎小害則殞身大害則滅族身與族不足以動其心
則吾義之說始窮而富斯惡於人矣今世明處富家之順
則存憂國之盛心捐囊篋之贏餘助公帑之不給積而能
散用而合宜使人人若此則闐闐無登壘之譏爲富塞不

仁之說而公家無難集之事矣是宜高軒錦軸日奔走于其第而吾同年固要予以贈言也

送張養直省親詩卷序

武學生張養直其母則崇王乳媪也王壯之國媪實侍從父某官錦衣百戶以待直不得偕去養直又朝夕肄業學宮又不得去今二年矣養直每告人曰吾母在汝寧吾在京師吾不見吾母若是其遠成化癸巳吾母去今歲次丙申吾不見吾母若是其久吾何以爲懷何以爲人子吾固當告吾父懇吾師南往省之以少逭罪戾擇日戒行同年曹以貞養直友也徧求大夫士詩歌送之而授予首簡噫

養直茲行也得非以其去親遠違親久定省曠音問疎而然耶情當往義當往矣抑亦知夫定省曠者不以遠音問疎者不以久耶遠莫遠于一膜而四表爲近久莫久于一朝而三秋爲暫使人子于親能恒不忘則四表如庭闈一朝之暫如幾寒暑矣何曠乎定省何疎乎音問哉忿忘于親而孝衰妻子雖日在膝下一膜之外已爲秦越尚安論歲月云邁定省音問之曠與疎乎子之于親不獨其遠而忘者可尤也將亦有近而遠者矣不獨其久而不忘者可貴也將亦有暫而久者矣養直行矣哉遠而久近而暫在孝思一念之間而已

贈李倅府序

進士李君廷美八閩良士也初筮仕爲刑曹郎累以讞獄稱明允擢爲廣州太守未久以事謫倅衡州丁外艱旣服除復得廬州廬人仕京師者爭喜色相告曰吾郡得賢倅庶得分庶務以匡守不逮其幸矣夫相率謁予言爲贈且曰廷美之邸吾見言者之紛紛也以爵位期者曰將守大郡將牧大藩將復簡置大廷與天子可否天下事而印累累而綬若若是不知廷美者也以事業期者曰不啗不咀使竹帛可紀金石可銘大夫士可述可頌千萬世後可仰可傳良臣賢相者來取法知廷美矣而未盡也吾子以爲何如予聞而歎曰甚矣世之說之下也以事業勉是志于功名者猶之可也以爵位期不幾于志富貴矣乎下矣陋于言矣蓋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必欲盡之已德必欲布之民所至無赫赫聲去則民思抱關擊柝俛首泯泯焉而業則不廢凡以慊吾志而已于民有懷于業不廢吾事畢矣勛名跨天下芳馨流萬世皆自此出然非可以先期而預望也富貴何爲也哉故曰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若先期預望是願乎外矣同聲喜而頷曰是矣遂書以爲贈并以慰夫尚富貴功名之說者

送進士王良玉尹吉水序

東日集 卷二
今登名甲科者謂之進士無寵辱無勢力無波濤之驚無
崎嶇之險與人無怨無德無毀無譽亦無予奪進退人也
禍無可乘福無可御喜無賞怒無罰前無所瞻後無所顧
百無一壞其初心一旦官之臺諫則有直節部署則有才
名百執事皆善于政故人視進士優崇隆異進士自視亦
不肯同于凡庸而美階廕秩亦恒以需之及出爲令是固
循常格然進士之名固在而其人則非矣故爲進士者亦
多慘然不樂蓋寵辱撓其心勢力屈其志波濤以驚崎嶇
以險公或人怨私或人德異有毀同有譽與奪進退賞罰
禍福之機皆于我乎集瞻前可止顧後或留詢其初心乃
百無一存者雖歸而臺諫之部署之百執事之震撼擊撞
之餘英氣壯心凋落殆盡亦何所益也夫始而往如花未
風如月未雲其卒也風飄其色雲掩其明而後歸是始以
進士往終不以進士歸也適百里常假蓋以全蓋往者當
以全蓋歸蓋敝而歸厚顏主人矣况失其蓋乎進士天台
王君良玉補吉水令過予言別且索言夫進士之貴不但
一蓋也旣假之往矣其可不思所以歸之乎以進士往以
進士歸敝與失吾知免矣

送武君希賢守信陽序

信陽本河南屬邑邑大且劇令官卑不能鎮壓人心又無

屬吏分勞勤廷議謂宜陞爲州官爲守庶事勢便而劇務治議上制曰可旣下吏部天官卿難其守虛員以待旣而聞良鄉縣尹秦人武希賢治行第一遂擢斯任蓋希賢嘗尹信陽信陽民懷之再尹良鄉良鄉民又懷之故拜命之日信陽大夫士曰吾民其來蘇乎今茲之賢守前日之賢令也良鄉大夫士曰吾民其復病乎奪吾賢令失吾慈父也夫來則懷去則思此豈可以侍而致以襲而取乎予嘗按節于魏博關陝之區而屢聞人道其守令之賢曰某賢如此某賢如彼初過其境見其民室家焉以懽絃歌焉以樂桑麻焉以業雞犬焉以居邑真若有卓魯郡真若有龔

黃比再過之減半矣三過之四過之則治掃地而家爲墟矣絃歌者佩犢帶牛矣桑麻者林莽矣雞犬者狐兔之迹交道矣是何治之僅底于成而遽怠之速耶如此者雖謂之不賢亦可也而何賢之云希賢始以鄉進士入官尹信陽六載尹良鄉又三載其政績其治行雖未聞見以歲月計之而徵諸兩邑之人士知其雖三四過之可無廢墜矣室家必宜矣絃歌必興矣桑麻必課雞犬必相聞矣其爲宦可謂旣成矣略不變其初必如是斯可以膺賢之名而無愧而若彼云云虛喝要譽何足以爲賢也信陽爲筮仕舊治希賢爲銓曹選擇輕車熟路居位獲上吾見斯行之

東日集 卷二
易于成功也曾子曰官怠于宦成爲中人設也固不爲賢者設也子雖未識希賢然聞其賢久矣敢以是復大夫士之請并爲凡守令者規

送徐志良歸省毘陵序

人鳥乎樂在樂不樂去樂而復得其樂甚樂也在樂鳥乎不樂與樂相忘不自知其樂耳魚忘淵鳥忘林虎豹忘山谷安知淵與林與山谷之樂哉使魚而網羅之鳥而樊籠之虎豹而繩絡之然後放之淵投之林縱之山谷其樂當尤甚惟人也亦然居閒而處常丘壠栖依里閤過從兄弟妻子翕合無異乎魚鳥虎豹之相忘一旦去其樂而冥諸網羅籠絡之中初則弗堪久而益困然後徐以畀其故樂其爲樂何如耶將必有輕軒冕而陋鼎俎者矣毘陵徐志良本以隱德自樂二千石聞其賢而辟之網羅之以禮法籠絡之以衣冠委任刀筆案牘是資距今凡幾許年矣今年乃獲與考銓衡榮膺冠服占仕籍以需次然而間關世路旣久旣勞南望毘陵不能無懷土之私慨然歎曰毘陵吾鄉也自吾走都下以曠歲月丘壠吾不得拜掃也里閤吾不得優游也吾父母吾不得而承一日之歡也吾兄吾弟吾不得而相友愛也吾妻子吾不得而好合也吾鳥乎樂引例南旋謀省祭焉是雖不獲遂竟其樂要之亦去

東日集 卷二
樂而復得其樂矣夫何異乎網羅開而魚遊樊籠啓而鳥
飛繩絡解而虎豹逸也吾固知毘陵爲志良之林淵山谷
矣由是遂樂丘壠樂里閭樂父母兄弟妻子其樂寧有旣
耶噫士之處當世以軒冕鼎俎爲樂而不能樂此樂者亦
多矣予固因志良之歸省發焉且以復年友趙以周之請
楊典史初考序

今之爲縣者得考爲難而考績得書稱爲尤難得乎州未
必得乎府得乎州府未必得部使得部使矣而銓司者或
以爲趨走將迎之中其欲而儼利慧黠之投其好又未必
以爲然又從而諮訪之偵伺之必盡孚而後信是何也州

府有司也志在催科臺憲臣也志在守法銓司則黜陟官
也志在聞譽擅此三者斯可得佳名有政績而豈易能哉
成化十三年吾故城縣幕楊君三載考績考功即將書其
最先驗于州府知其不拙于催科又驗于臺復知其守法
有可觀者得于州府于部使者如此旣又進故城人士太
學諸生公所胥史輩一一諗之知其聞譽非以倖而致以
巧而獲者遂亦書稱楊君亦榮矣人之所甚難者君易以
得之是可不謂大幸矣乎西田呂太守希仁書來謂中錫
曰楊君在吾邑三年矣不催科以病民不泥法以蠹政不
矯情以干譽而又不自信以拂時尚茲以考最歸任願藉

重一言以堅其志而要諸其後中錫嘗竊觀今之能吏矣
語催科則川漁原獵而民之貿絲于春易穀于夏漠然不
顧知迎合于州府而已語守則樞存虎逸毛去皮存髡鉗
載途哭聲震野怡然自以爲得計知迎合臺使之心而已
故徵書每逮于匪人而考最常遺乎循吏獨且奈何哉今
將如西田所諷則乖乎時如前所取則違乎道而楊君兼
舉之州府臺省皆以稱書不乖乎時也然非以其時俗能
吏之術取之不違乎道也不乖時通也不違道正也旣正
以通是則可尚也已予旣重呂請又嘉楊君之善于爲治
於是乎書

贈進士林德溫教授四明序

君子之從仕各從其所好而其論文也亦惟各圖愜于心
思恬靜者仕愛散秩文愛真樸浮動者反是而其愛讀書
習禮者又專欲得文字之官以肆力于學要之各有見焉
不可強也聞人林君德溫五十舉進士來京師謂今中外
大小百執事官惟校官其志也慨然上章請于朝銓司以
進士就校官于例爲左遷辭炎熱而趨冷淡于人爲不情
且重德溫不欲小試故久未決歲己亥夏需次己期年踰
兩月矣或笑曰君蓋藜苲糠粃未識大官味乎德溫笑不
應銳志如初久乃得寧波府學教授先是德溫試政大理

見予所爲文喜曰今人文甚工而不情是文拙而真予喜其真忘其拙也或又笑曰君蓋荆釵裙布未識內家妝乎德溫又不應旣而歎曰予之心志獨于文乎哉今人美官要路道不得行是工于文過于情矣吾職易稱吾教得行拙于文達于意矣此君之文與吾之仕有相類焉衆益笑曰君蓋村謳社吟未聞琳琅雅頌乎德溫又不應予聞之甚重其人思欲與之言以探其志固非以推右而私喜也瀕行地官主事任思順索予言以贈且曰德溫意也遂不辭且文章肖乎習尚而世道繫于述作三代之文醇後世之文駁七國縱橫六朝浮靡若鑑肖影若真肖容不爽鎔銖今人情世道何如也黯而辯朴而黠旁通多可而專惡方喜圓而異不大聲色而內實躁不露圭角而內實淺其習尚如是也故其發諸文詞不誇多以浮則逞媚以纖隨俗習非不以爲污萬機一軸不以爲同無警語無奇句初讀若簡易和平細玩則質直枯淡味之則槁木死灰由今之文觀今之人爲世道計者欲同升于中正純粹之士以挽于淳龐渾厚之風不亦難哉抑文者言也習則行也校官者以言行率人而主風化習尚者也德溫偉人四明甲郡行矣欲予何言哉將使其人其文工而不情乎寧拙而真乎將不工不拙不情不真乎寧工而真不拙而不情乎

抑將先其文乎寧先其行乎先其行則文之工拙不必論也而仕之崇卑人之毀譽直可付之鴻荒草昧之外矣

贈陳判簿序

成化己亥工曹織染使閩人陳君永私陟廣東潮陽主簿是固以其閩廣接壤土俗相宜九品階銜資格允愜而亦以其少閑吏事法律精深一簿之職優爲有不足言者人甚宜之民部主事任思順能道其事自謂公務雜沓不暇文也過予索言有借聽于聾之意夫閑習吏事法律精深非難而處心執志不自謂精深閑習脫迹于刀筆筐篋者始見其難也今是官之職其大且重在親民非刊落刀筆筐篋氣習者不可其次掌簿書非閑習精深者亦不可二端如車兩輪廢一則偏體用之謂也常見今有司者之于二端大抵一有而一無一至而一不至有御民如乘劣馬者虞其墜也終日控勒不敢少懈故陷穽惟恐其不深機械惟恐其不巧法網惟恐其不密防避惟恐其不周遂使案牘之文嚴于春秋字畫之毒慘于烏喙巧者無以摘其疵奸者無以逃其算吏事雖工而民日凋瘵矣有御民如迂士牧羝者不施鞭策不事揮擻揖遜以導話言以誘卒致喪于易而不能禁忘于岐而不能求觸于藩而不能退任其狠而不能禦若此者吏胥之奇貨衣冠之偶人耳則

東坡集 卷二
亦何貴于處心執志之善良哉吏事不閑而見欺于羣小者往往如此故爲政體用不可缺也永和有其用矣又知所以處于心固于志殆兼有其體歟異時潮之外乘名宦有祠循吏有傳永和將不一書矣努力多賀

送聰僧官序

里僧緣聰泰禪師弟行也泰公精戒律曉文史愛賓客予甚重之諸縉紳亦多與之游聰上人旣以衣鉢聲譽膺薦得僧會候予于長安里第執禮甚卑通刺而見罄折而入進必趨行必後立必拱坐必隅與之道舊而共飯焉不問不敢對不命之食不敢舉匕箸儼然如對泰也予竊怪之謂曰入都門見貴官長者之意氣乎意予與之等而非復布衣鄉里時也或門者不知其與予同里閉而不肯輕以通困彼之形勢矍矍索索于我不然何執禮之卑如是耶聰唯唯而已卒無所白旣退謂僕輩曰先生吾先師兄友也吾何敢以不虔吾兄沒對先生猶對吾兄詎忍忘于疇昔余聞之不覺失聲而歎夫世固有墨名而儒行者夫孰知儒名而墨行者之衆也且儒墨道本不同此隆師親友彼訶佛罵祖此正容謹節彼袒肩趺坐此尊賢有等彼兼愛無差今乃反易其道何哉蓋自某之分庭抗禮而事師之禮微自某之專席論文而尊師之道敝自某之去側未

幾彎弓反射而事三之義缺至于今則北面受經後堂欵語爲世大戒陳相夸夏之變昌黎門墻之麾有未足訝者噫平居則儒服士冠詆排二氏以爲無足取至其爲行顧不逮焉可歎哉故于聰之歸也書吾說以畀之俾歸而揭諸坐以警夫學未成而倍師者

望雲軒序

休寧查氏有望雲軒客過而問之曰雲可望乎然可望而不可親也夫惟其可望矣故情有所託興有所寄往往注目于滲泐之上惟其不可親也故孤兒遊子感舊懷恩亦往往興哀于瞻仰之下然望之而不著其所以望不可親而不著其所以欲親之情意其或者晦哉夫雲無富貴心而望之則飯蔬飲水而尤其浮感世故而望之則白衣蒼狗而憎其變息交絕遊倦而歸者望之則喜其卷舒之無心身在市朝心在庭闈而望之則深感于大行之孤飛今構軒以寄跡而題額以望雲將輕其浮遂憎其態耶抑卽其無心與孤飛者而興感耶爲查之言曰某少孤客走江湖間未嘗一日敢忘門閭之望及吾親沒亦未嘗一日敢廢蓼莪之思故于雲誠有感焉雲無而倏有而吾親之魄乃不可以復起雲去而復來而吾親之魂乃不可以復還昔梁公親存而不得歸今某得歸而忘其親事不同其望

東田集 卷二
而思一也朝發嶺隅暮歸巖岫影映方塘濕閣野水凡其
鬢鬣杳冥濛濛漠漠爲雨爲霧爲雪爲霰無非牕檻追慕
之所存而浦雲山雨又手澤尚新皇皇焉求而弗得者此
名軒之意也若夫見雲而輕富貴感世故絕交遊者此皆
聖人君子不遇于時而爲世道計某賤士安敢以語此哉
予聞而嘉之因次第其言于卷以表其孝噫匪問者病其
晦則望雲之意荒矣

贈張司訓序

張貢士廷玉得官河南府學訓導晨起戒行趨于任其甥
大理評事李君叔恢拉予送之國門南郊解鞍扼車話別
于陌頭柳陰下叔恢謂予曰臨岐贈言古今所重渭陽別
意骨肉至情顧吾不能言而舅氏者儒亦有未易以言者
子能言者其代我以言因指廷玉所乘短轅小車曰是車
吾所贈在我則竊附路車之義在吾舅則真鹽車也吾舅
負俊才學富而雄于文軛于學校者數十年蹶于塲屋者
亦數十年馳騁于文囿欵段于仕途嘗謂人曰吾性不欲
御煩而惟志願御簡終不能以豨膏棘軸絕運方穿而又
安肯以詭遇求獲于車塵馬足之間也洛陽古名區學校
之儲則千里之才之發軔者今天子駕馭萬方于上吾幸
得鞭策羣英于下控御躡弛稅駕絃誦吾又何求哉子其

東日集 卷二
三
悉舅氏之意而善言以輔其志噫嘻神蘊于巧機道寓于
稊稗故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吾又安能外是車而別
有言乎廷玉之乘是車也將以負載致遠歷燕趙涉黃河
以趨大梁之任也而其趨之也將以教人也庸詎知教人
之術曾不出御是車之外乎蓋士之材猶良驥而教人之
術猶御車和鸞節奏繫執轡者之淑慝藝業身心在範圍
者之邪正事雖不同其理則一也昔者王良御一嬖奚曰
吾爲之範曰不失其馳卒不肯貪十禽之利以成詭遇之
功而造父御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車跡馬蹄荼毒天下
爲萬世譏笑王良豈優于造父哉淑慝差于一念而是非
遂隔于千里君子之教亦猶是也成則三釜之樂六館之
崇否則八風之戒一羶之辱教豈在大而御豈在遠哉柳
子厚說車以贈外氏連篇未厭而斲輪之說直謂古人爲
糟粕然輪扁至今以爲美談子厚卒得罪于名教亦以邪
正之微有異耳廷玉行矣哉征途迢遙伏車安坐默思而
有得焉寧爲輪扁毋爲宗元使御者不戒而以乎寧爲王
良無爲造父則擊蒙禦寇不覺其難而鳥道羊腸不見其
險矣若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則遠大又不可不圖是在
廷玉自勉

贈陳司訓序

世傳鄒魯守經學今之兗鄒魯故墟而寧陽則兗之下邑也考之志去兗尤近夫近則流風餘韻所沐獨深且先焉故兗之士比山東諸郡尤盛而寧陽之富文學擅場屋者比兗之諸屬邑爲多成化庚子冬閩人陳君淑仁往分其教賀之者曰君其無憂科目乏人哉昔鄒陽子嘗以此與齊楚辯智韓魏奇節並稱則此土之士守經學也尚矣今科目取士黜詞賦而進經義略他途而重儒術居今之世持所謂辯智奇節欲以售之場屋無異于吹竽以求齊抱璞而謁楚行見寧陽之士哀然巍選紛然羣飛叔仁將書上最膺美陟于不日矣叔仁聞之曰往教溧水以科目乏人淹吾官今幸如是或可以補吾之東隅地官任思順聞而笑之謂中錫曰叔仁獨不知人材之出繫于師不繫于地哉惑于賀者美陟之說而亦幸夫鄒魯經學之多耶叔仁爲不智矣往叔仁之教溧水也俗狃于富饒士怠于絃誦得叔仁爲教遂有可觀人材之出方張未艾然以限于官滿卒不得收其效而代之者因得攘以爲己功故其意謂溧水之人猶可教而成况寧陽之守經學乎使叔仁善于教則溧水可化而寧陽不善于教寧陽之爲溧水也不難矣中錫聞之曰是矣猶有說也師之教以心學爲上弟子之學以心領爲先不然呻吟佔畢循行數墨獨抱遺經

畢世株守而畧無推廣究竟之懿則六經者古人糟粕也
奚以守爲哉秦焚六籍易以卜筮存而繫辭兩篇已見疑
于歐陽永叔伏生授書去古未遠而與孔壁所藏者已不
盡合華黍爲笙詩無文而束皙從而補其亡左氏爲素臣
可據而傳或失之誣樂失其傳蠢駁于漢儒之手然則鄒
魯所守之經槩乎不可考而寧陽一區豈能盡鄒魯之地
哉而謂其守經過矣雖然今之經濂洛關閩諸君子折衷
之我朝列聖表章之蓋已揭日月而中天天下有耳目者
之所共聞見承平日久非秦灰楚炬之時豈獨鄒兗寧陽
之士知有經學也哉經者聖賢之言教也聖賢不能常存
以立夫身教故教焉而以言頌其言而不知夫所以爲教
則亦徒焉而已奚貴夫守經哉故夫窮經致用不徒事乎
守經因言求心期必至于忘言他日取鄒魯之士者不專
以文字則在教鄒魯之士者不泥于陳迹也

送左憲副序

上之十七年以前陝臬副使左廷珍素得兵民心命再泣
其地右通政邊君廷振謂中錫曰子亦識左君之才乎頃
爲柱下史按治八閩蠻風蠻俗察之甚習如素生長其土
而諳其業者其在陝至今能道其山川險夸強敵出沒之
狀不待借箸聚米如指諸掌其道古今事在廣會一座盡

傾其自敘其履歷則伸縮變化出入顛倒人不覺前席然則今茲之擢其殆以才歟中錫應之曰是固然矣古稱才難未可以輕議也韓愈有言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夫以周公之聖而孔子稱于人曰之才之美其自稱于神亦曰多才多藝使孔子不真重其才肯謬言以欺人周公不自信其才敢大言以欺神乎古論以爲難聖人之所重今人才不及古人萬不及周公孔子乃取古人之所難周公孔子之所重者易且輕焉則過矣陝臬憲副在左君故物耳謁詮司取故物常格耳何足以旌其才用人者之意則可推而知也比來北邊多警晉秦尤甚今年出漁陽

明年出雁門北軍次雲中南軍次上谷籌邊度敵正用才之時顧非左君之才謀畫深而較閱熟有未易以勝者不然以君之資望豈無他使可以少示崇異而復畀舊銜于陝也昔潁川盜起再借寇恂而潁治蜀郡寇發復用張詠而蜀安亦以用不拂于民才不枉于用故當時不病其淹而今古以爲佳話是卽今日之意也向使潁不思恂蜀不思詠則漢庭之上汴京之間凡才者皆可以治亦何必出金吾以鎮撫長社屈樞密以兼知益州哉事固集于才亦不盡出于才左君今日之用固以才名素著而民欲得左君不可拂且不敢拂不盡以其才也素行足以孚民而多

東田集 卷二
才又足以濟變天下之能事畢矣而况關陝乎邊君曰子之言偉矣其書以贈君以益堅其志左與邊皆吾鄉邦人義不可辭遂書之

贈李明府汝弼序

進士李君汝弼補襄陵令人見其丰範壁立制行斬然正人君子之氣可掬遂逆其爲政有可觀也一意勉以入爲臺卽至形諸筆舌率皆諛詞而少規諷中錫獨謂其不然夫天下事未有慕乎彼而不妨乎此者也必若而人之言是欲天下爲令者動輒以臺卽自許而後不敢怠其政吾見天下之令從茲弊矣譬之食與獵然一下箸之頃志在

太牢則其飯脫粟也必無味一發軔之初志在逐麋則其顧兔毋怪乎其不審也今期人美政誘人美官何以異于是政恐其致力于彼者專則用意于此者雜而規圓殆未免乎毀方矣且今之爲令者天子何以知其賢而擢用之也其必先獲乎守又獲乎臺然後獲乎銓曹而聞其賢于上乃召爲臺卽也否則雖賢不能自達而欲爲令者憧憧以求之可乎哉其弊必將使人背兔以從麋唾粒以噉肉巧其政以求售矣此心一萌設機萬種新譽日規舊學盡負君子忽焉下流正人漸爲曲士爲斯言者導之也守有司也徵科者有司之所事也臺憲臣也繩人以法者也銓

曹黜陟官也責名檢以進退人者也然惟巧者能中其嗜尚以獲其懽心焉故以徵科中守則取諸民也川漁原狩罟舉無逸鱗網合無亡蹄而守之心獲矣以守法中臺憲則法苟樞存不顧政之虎逝而臺憲之心獲矣以名檢中銓曹則布被食餌者櫛比以欺世而銓曹之心獲矣大中之有大獲小中之有小獲不中則無獲也誰復抱拙而不爲巧中哉其究必至天下之邑無一賢令而天下之令無一善政然後已吾故甚不滿于以官勉汝弼者也雖然涎鼎不可以誨烏獲而舉鼎者必烏獲學謳不可以責韓娥而善謳者必韓娥窺驄睨豸固不可以喋喋獻喙于正人君子而隼鵠鵬鷖之羣詎能舍正人君子哉是則私有望乎汝弼

贈張巡司序

蓀人張汝誠以精澁吏事從事公府數年得官爲卽墨古倉氏又數年以出納底績晉秩爲武進奔牛鎮巡司以姻戚故謁予宦邸視茫茫而髮種種矣予進而告之曰若知巡司官之道乎夫官以巡檢名則其職在弭盜而百務貴檢察然今之盜未易弭而盜之情未易察也昔之盜以貧今則殷富者亦或爲之矣昔之盜以愚今則號爲士人亦竄身其中矣昔之盜畏法今則玩而易矣夫搜捉之官巡

徼之卒訶其所如而掩其不備所持者法耳盜玩而易則法不足以制吾法不足以制而吾弭盜之術始窮而檢察雖極于精明而無所于用且巡司卑官也高位之發蹤指示者也司督理者以多賕而通音問主案牒者以稔熟而竄姓名勢家爲之居停主人不敢物色貴倖爲之保庇恩主不能盡法卑官何所用其力邪是必端廟堂之本以清于源拔介特之操以勵于節倡輿論之公以正于俗源清則盜無所庇節立則盜知所恥俗正則盜無所容不煩刑誅而盜可漸平然此非汝誠事而亦非立談晷刻之所能盡也禦盜則譏察非常得情則哀矜勿喜汝誠之所當自盡者如是而已危言高論其于汝誠何哉于其行姑與之飲酒而已汝誠頓蹙言曰是誠難矣誠非吾所敢任矣書斯言以畀我值清節敏手者將以告之或藉以集事遂書之

送翁判簿考績序

漢史稱爲吏者長子孫則其時官久于職任可知矣夫惟其久于職任然後惠澤之及民者深勳庸之報上者著而官以此爲榮不爲誦民以此爲幸不爲苦也乃今則不然吏州縣者類圖近功以要速效不一再考卽見超擢往往州突不黔而改符縣席未煖而授檄故民視官之去以速

爲幸官視去其民亦以速爲幸豈復有相愛戴者哉不惟不相愛戴而已僕馬迎送之煩館穀供張之費糜民財廢農業予每談至是未嘗不重慨古今人之不相逮也漢史所著真千古美談非誣也吾邑地褊民疎官不具設成化十一年始置簿一員董農務以龍游翁君景瓊充其任君內介外通不事威猛自下車以及瓜代九載于茲信乎其惠澤及民者深而勳庸報上者著矣滿之日僚案感其誼大夫士惜其去吏民懷其惠至有相泣下者噫亦難矣哉或乃謂今之官以超擢不次爲榮淹滯不錄爲辱翁君久于其任固賢矣謂淹滯何夫榮辱在人而所以取榮辱者在在我我無致榮之實雖榮亦辱我無取辱之道雖辱猶榮翁君亦盡其在我者而已在人者何恤焉昔之爲簿者不得志則抱矮屋之歎得志則貽短簿之譏君偃蹇簿書不少遷次榮辱無動于中雅素不願于外不但干昔人之失一無所嫌其視捐葡萄以博涼州利丹砂而乞勾漏者亦有間矣茲赴銓曹例當進秩使得專一邑之政必有可觀他日必有執筆作傳以續漢諸循吏後者

送醫官張伯華歸江浦序

江浦張氏世得盧扁術活人又能以其術裨有司以活民而張紋伯華則尤其白眉也江浦醫學訓科缺員縣長吏

東田集 卷二
曰是官古聖人所以濟天死豈可以濫觴無踰張伯華者
謀之僚案僚案曰都謀之俊髦俊髦曰俞又謀之于父老
里胥氓庶父老里胥氓庶無不翕然響應乃聞諸府請之
部解伯華之褐而被之以服脫伯華之巾而冒之以冕告
之曰被官服冒官冕盍思所以盡其官乎伯華受命惟謹
俯首領教言思以自盡長吏語之曰是職之設所以裨吾
有司以醫民病者也民之病多矣暑雨則民病食祁寒則
民病衣征斂則病農干戈則病賦鰥寡孤獨病于窮疲癯
殘疾病于廢士風病于委靡民俗病于澆訛官則病暴吏
則病汙上病病乎傲下病病乎諂病內以黠病外以癡病
勢病利病偽病

病老爲道之病凡若此者不

其病也不知御何術以醫之投以藥餌恐其緩而無功
試以針砭恐其激而成患况夫諱疾忌醫者之衆而回生
起死者之難其人乎如之何其可也伯華恤然曰是非某
所知也君請問諸國醫余聞之啞然而笑曰江浦令真能
以大義責屬吏張伯華真能以婉辭規上官不可以不識
之鉛槧間伯華適謁予言因書以爲贈

贈吉安張太守序

六曹皆官也世獨多刑官六經皆學也世獨好精法律學
謂其一官刑曹百務皆諳一精法律終身取辦視他官若

不足爲矣故人恒多刑曹官而刑曹官亦以此自多子未
敢謂盡然而亦未敢昌其說成化甲辰春秋官員外郎張
君抑之以年勞遷吉安守抑之先君子嘗贊太平郡幕有
遺愛民至今懷之侍御鄒君公輔郡人也因謁予文以贈
予往未敢昌言者今可以言矣夫大江之西固多劇郡然
十三郡中吉安號爲尤劇邇年俗漸于澆民健于訟非得
長者坐而鎮之不可默挽其馳突而潛消其桀驁豈專刑
名法律家所能諳且辦哉予官諫垣八年于茲校閱刑書
封駁舛誤習見所謂刑名法律矣奸者舞文以規利廉者
彌文以近名刻者深文以示威不一再轉輒喪所有負所
學烏在其爲諳而取辦哉亦嘗習聞抑之矣其爲人務爲
長者其立心恕其決獄平其爲文無一切深刻巧詆之辭
其貌謙其氣冲虛不自多精于律學不自謂爲精以是爲
守易易耳豈必取藉于彼哉若刑名可以取辦法律可以
諳務則商鞅韓非輩駕伊呂而失孔孟久矣夫六經檢心
之書也法律刑人之書也學者明經致用尚藉之資奸僞
以壞心術况法家流乎窺抑之之風度而上泝其先人之
流澤抑之之賢固有自來而牧民異政有孚惠心果非一
刑名之可例論也譬之役狙者然豢之者固得其用朴之
亦可得其用相與角于市無異也至縱之林木之間而招

東日集 卷二
之豢之者狙見且來而朴之者狙見卽走矣法家朴狙者也抑之豢狙者也豢與朴其爲道殊其致效亦異吉之民其亦知所審焉則可矣

贈李少叅序

兩浙以富饒繁劇首稱于諸藩而屏翰甸宣亦難乎其爲牧成化甲辰工科給事中李君志遠陞浙藩左叅議始予備員刑科與志遠聯省署同禁直凡幾年相與論議國家大政務大沿革高位大姦慝凡幾事幾人見其言論侃然堅剛斬然不可奪雅雅魚魚然無所懼予固心服其賢而預料其用矣今茲之擢是固志遠以賢且勞得之銓司以是旌之而燕垂吳際遠隔數千里外千古永懷一得獻納將誰語哉胥山浙水風日鮮妍西湖孤山諸勝地以秀麗聞天下文士往往以不得一至其境爲恨志遠茲行樂矣于已計得矣孤羣去偶聞寥悵快獨不念吾儕乎故事六科擢外藩者皆有贈言衆以屬予夫給事中諫官也天下之事無巨細遠近是非利害皆得言之不爲宰相必爲諫官爲其無所阻于言也叅議牧伯也一方之士無巨細遠近是非利害皆得行之不爲諫官必爲藩伯爲其無所阻于行也諫官行其言方面行其道學非徒學仕非徒仕矣然言或未中中或未必行志遠旣爲諫官又爲方面前日

楓宸之敷納卽今日薇垣之敷施救時之封章卽化民之條格也昔人謂言行道亦行而虞廷掄才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諫垣諸君子旣以言占志遠之道則浙藩諸人士必有能以道占志遠之功且計其車服之庸者矣大叅夏公前輩典型也試以質之必以予言爲不佞

贈張倅府序

漢律取薪給宗廟者曰鬼薪以罪人罰之謂之三歲刑其事咸隸之刑官我朝則自燔柴而下以及宗廟社稷之燔尚食光祿之爨皆取辦齊民以代力役之征而去京師西南數十百里復阻易水爲厰以儲司其事者則府別置倅州別置判縣別置簿若丞而別建司空以總之其任則隸工部蓋不欲需之罪人者以事神懼于刑法者以供御亦嚴且潔矣潮人張君育民實倅保定易其所屬州也理薪事三年于茲矣今年秋考績天官書最而還侍御李時勉與之善求予言以贈之予家瀛鄭之南與易鄰壤知薪之爲害甚悉因時勉知張君亦甚悉試爲張君談之比歲年穀不登民貧至骨夸竈不黔析骸以爨曲突之薪可徒有司不以陳市廛之薪如桂有司不能恤勢豪之以蠟代薪有司不敢問民隱國計一旦若此獨不可爲一慮乎張君臥薪以篤問學拾芥以取功名翹楚以異流輩決非易視

東日集 卷二
吾言而緩于世慮者白之總理司空以達之廟堂他日或
納薪內苑備述于惜薪諸中貴以達之當宁念惜薪于負
荷尚可撲燎原于星火矣夫明不用則輿薪不見官久淹
則積薪是喻惟無輿薪予言則決不至積薪以淹矣張君
行矣哉時勉顧而笑曰是言獨可責之張君乎授管索予
書以爲贈

贈徐推府序

府設推官所以讞獄以禪守之所不逮官以推名將以推
情之委曲以佐律之所不能盡今天下讞獄之官推情于
律外而本人情以讞獄者誰邪以法律精深自許者欲藉
是要美名以速膺仕每失之刻存心近厚者耻以是自售
平易寬緩每失之踈譬之醫然貪醫殺人庸醫亦能殺人
貪醫之殺人故也庸醫則誤以殺之耳雖無殺人之心而
人之死則一也是安用以推名官哉噫安得審于律而厚
于仁者與談法律之學乎吾見民瘼之立以瘳矣同寅趙
君時中有內兄曰徐琢之永康人績學醇儒也淬心勵行
垂三十年間關世途顛頓場屋竟不得一第而心平氣和
終始無怨尤雖其仁不可知要其中之不刻矣專門春秋
三傳春秋刑書也歷政南都大司寇司寇刑官也要不踈
于律矣今年夏謁選天曹推官于閩之邵武邵武之民其

瘳乎昔歐陽崇公有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又言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何其心之厚于仁而不病于法乎近厚而疎失之死者也其究為庸醫精深而刻求其死者也其究為貪醫不庸不貪則無難起之疾不疎不刻則無難折之獄斯言也豈但可推邵武一郡之獄而已乎

贈劉明府序

成化丙午清河令劉君某滿三載考績趨銓部吏民憂其遷次不復反也為攀轅圖以獻既書最還任走介請予序圖繪者之意而永年徐侍御廷璧適自永年來會劉君因

致意徐君申其請且人之攀征轅也欲何為也不欲使君之去也欲久留而深于澤也攀轅者情也而圖之者何為也所以表見其情也欲使君撫玩締觀而不忍于遽去也然豈能以終留哉今之奮科甲遊宦途出而飛鳧入而衣豸此則故事常格不可易者徐君以甲科為御史劉君掇鄉科為縣令今之縣令率擢御史劉君目擊徐君之顯耀威赫而自顧于簿書期會寧無歆艷之心哉恨不能一日以去脫花封之迹而遊栢臺之下安能鬱鬱久居此以俯狗吏民也哉知其終不可留而終為此以盡其情亦文具耳而何以序為夫立殿陛之下與天子爭是非得以激揚

賢不肖凜風霜搖山嶽者御史也受六事之繁與民生寄
安危得以勸懲賢不肖宰百里應列宿者縣令也御史尊
持其法縣官卑行其志志行法亦行也今日之弛張闔闢
固他日振揚風紀之兆端而政務嚴明聰明視聽實可磨
耳目之寄而無愧爲賢長吏必爲佳御史有聲于臺必非
無聞于縣地雖不同其致寧有異乎劉君惟勿汲汲以求
去于縣庭勿顛顛以望屬于西臺勿以覬覦而恣然于斯
民之挽留勿以宦成而悠然于政令之廢墜志懇而政敷
化行而惠流則豸冠繡服之逼人其孰能禦之徐君之地
一蹴可至矣亦勿恣然悠然于吾言

贈景州胡太守序

景爲河間屬州而吾故城則景之屬邑也密邇京畿政務
填雜蓋君威如雷霆臣工近則多懼如燎火氓庶近則先
焦故銓司于景守恒難其人而景守于政務恒疚于志今
上二十一年前守以冗不見治去湯溪胡君孟修來知州
事君雅重力學不嗜聲利旣發身賢科恒欲得文字職任
以自表見于鉛槧卷帙間茲授今職非其志也君季父彥
昭先生爲工部員外郎與予交甚稔謂子曰吾家仲容廊
廟才也但爲人廉靜州縣非所宜爾正恐趙魏之長不堪
于滕薛之繁社稷之器不治于廣都之事用非所期任非

所負相左奈何予曰然先生亦知今之爲州縣者乎受賕多者爲能吏奔競捷者陟美官故其人于高位惟慮意之或違而寵之或移于民惟恐取其室之不空而腹其肉之不盡也向使其人持于廉則賄賂之門杜主于靜則奔競之路塞斯民何以至此極哉是則今之爲州縣者正患其弗廉靜耳廉矣而民財不匱靜矣而民力不擾何患乎繁難何難乎守令且吾州之民數年以來財力竭矣今誠得廉靜君子撫而治之一二年後民之延喘待哺者可以更生而瘡痍痿痺者亦漸以起立而健步廉靜何負于人而先生云云若此也若夫貪得冒進之人雖其一時擅能名膺美陟終忝竊耳君子所不取也先生曰吾言過矣吾言過矣探本之論經世之慮惟吾子之圖于是乎書

送都憲左公巡撫山西序

山西爲天下雄鎮爲京師右臂雲中一隅爲北敵鄰障地瘠而民獷巡撫恒難其人然嘗宦其地者弛張闔闢猶有舊轍可尋雖難而終底于治未諳其風土而猝畀以撫巡之任乃至茫茫不知所以爲策往往僨事取笑成化丙午巡撫缺員顧在廷之臣惟副都御史吾鄉左公嘗巡撫遼陽雲中僉議咸以爲宜銓司以聞■山西大夫咸欣欣喜色曰自此當傾耳以聽吾鄉之好音也時公副總西臺

憲度故事自內臺節鉞于外稍爲左遷故愛公莫助者亦頗喑喑而知公之深若中錫者則直謂不然昔公按節八閩閩人謂公爲真御史提刑關陝陝人謂公爲真臺使巡撫遼陽雲中遼陽雲中人又謂公爲真都憲然則公剔歷中外亦惟以盛世勲業自期待取足于風謠頌語採之觀風歸之史牒以昭不朽而其秩之崇卑任之勞逸在公未嘗置之胸臆間也且士各有志喜休暇者固以內臺爲重日侍清光奉德音然公以魁傑洵湧龍虎變化之才日默默坐御史大夫之側不得多出一語隨署銜紙尾其視金緋累百奔走于左右而予奪榮辱得以專之者何如也則公之此遷亦未爲左矣而何足深惜敝邑堯侯世傑陝人也每談公政事口津津然移日不能了感公之惠慕公之風茲于其行繪圖爲卷俾予爲文道其意將獻諸道左以盡舊誼中錫嘗備員諫垣竊觀天下事巡撫得其人則事舉失其人則事墮失其人者勿論也而得其人又必委任權力專且重乃克有濟今之巡撫率自藩臬遷擢官雖都憲而心猶藩臬畏懼之機旣習剛勁之節久摧見小有威權者輒怦怦然欲事之濟得乎公自都臺出鎮外藩吾固知其不過慎也慎而不至于蕙則何事不可爲曩者遼陽雲中之任自臬長遷之尚昂然若固有况自內而外乎然

東日集 卷二
則山西士夫之傾耳要有所見矣

送蓮幕杜君致仕序

班史稱何武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嘗見思召信臣杜詩去離既久尚有前父後母之謠予讀而喜之恒舉以規今之爲郡縣者然卒未見其人也成化丁未春陳留杜君文英幕故城七載矣一旦引年去邑之大夫士不忍其去也相與爲卷授子俾述其所以去及其去而致思者夫思也者寓于心感乎物而懷其人者也故感禾黍則思宗周感甘棠則思召伯事不同而思固同也然思之者雖在人而所以致其思之者則在我我無可思之實人誰思之我有可思之實人誰不思是則思之匪貴而致其思之者可貴也杜君爲人平易安靜恥自襮表其蒞官也上交不爲詭隨平交不爲苟合下交不爲愚弄以故實掩其名而抱白首青衫之歎以竟其官今茲之去人當何如其爲思耶是固未可輒語以召杜之高蹤而吾民之情其異于懷宗周與召伯鮮矣今之爲邑者復有斯人乎哉狙詐其民而漁獵其材外掠美名而內疎德政濫膺車服之庸竊取璽書之寵居其任民惟恐其不去去之日民惟恐其復來甚至設戒以行乘間而遁否則民必攻發其陰私刦奪其所有若此者其何思之有視杜君何如也夫均一去也在君則思

東日集 卷二
之不置復徵言以繫遐思而在彼者乃仇讐若此然則建
官分職將使仇讐吾民乎夫何繫思者若麟角鳳毛爲希
世之瑞而仇讐接迹于天下世路何時坦奪民痛何所赴
愬耶悲夫

榮慶堂詩後序

今之誥敕卽前代之告身也故得之者寶藏珍重略不敢
以易視先人之誥敕世德存焉故嗣之者重封堅鏘略不
敢有損汚然李唐肅宗時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狄
梁公之後獻告身十餘通于狄青以希恩澤予讀唐宋史
每至此未嘗不歎至德告身之不足貴而竊笑懷英子孫
之莫能守也我朝之制文臣積有年勞例沾恩典大夫有
誥卽官有敕尊卑固不一其所以獎賢能嘉勳庸獎恩渥
則一也榮其身肆及其親上焉者則併推及其高曾祖妣
泝本源悉情悰至矣盡矣故獲茲榮慶者不憚于致身而
死事成化丁未東萊守戴侯仲儀歷官南都兩被恩寵鸞
書天語先後丁寧而其親俱無恙蓋以君寵爲榮且慶自
幸也侯不勝自喜因構堂以侈其盛扁之曰榮慶諸大夫
爭爲詩歌詠歎其事而其推府袁君文美寄聲於予欲得
一言以爲記方今聖明在上四海爲一小大之官咸稱厥
職仕于時者以恩賞爲榮黜罰爲辱非若肅宗時播遷顛

東日集 卷二
越而賞罰不足爲榮辱者比戴侯以賢能表見父母以餘慶膺顯封亦非若當時之告身不自朝廷可以空名填註而當時之人不擇賢否得以濫衣金紫也其爲榮慶奚俟予言雖然古之人有惜青氈爲舊物而不以與盜者此能守其先業者也有惜平泉一石一樹而不欲其子弟與人者此冀爲之後者以守其業者也夫平泉貽謀固云陋矣青氈亦微物耳視今日彤廷頒賜高堂儲貯巨筆揄揚錦軸登載者何如也戴氏子孫盍亦知所重以求不負貽謀之休耶否則此誥此卷將爲故紙陳言而此堂之閱人亦如傳舍予恐後之人又將以誚梁公之後者遷誚于人矣可不念哉

送姜上舍序

成化乙巳分陝饑守臣以聞詔聽士入賞爲太學生渭南姜生進卿輸粟如其數旣升太學登選籍將歸需次于家道出吾邑邑侯党公其父執也榮其歸徵予言以贈考之史漢張釋之一代名臣司馬長卿詞賦軋千古皆以入賞爲卽則士之進身固難以一途求也漢以還降及隋唐以至今日科目盛矣士非此不進身時非此不錄士美階廡仕非此不以畀遂使仕由他途進者不復能自挺拔而奮迹科甲者必以卑視他途爲高致其人才之生本無方而

用人才者乃自有方也豈古夢卜得賢之道哉進卿生際
明時春秋鼎盛績學制行皆有可觀前途未可畫也若曰
例以他入貴者視之過矣進卿昔處鄉邑其所交遊其所
聞見止于一鄉一邑固一鄉一邑之士也今遊太學友天
下士奇聞異說耳日日新心會神偕藏蓄益富敝隔斯剖
德業已成子賤得鄒魯諸賢呂蒙非吳下之舊固將爲天
下士矣商夢周卜固未敢輕擬若張馬之宦業文章亦猶
夫人耳且若翁君敬甫富而好禮聚而能散陝民多賴存
活而党侯家數十百指亦賴以舉火仁必有後施必有報
進卿之飛黃騰踏揚聲邁烈其孰能禦哉由東序之小試
以掇南省之巍科發軔于公車上林之塗轍以無黍霖雨
鷹揚之遠大皆性分事也惟無以進非正途自沮志堅氣
盛見諸言貌自有勃然而不容已者人自不能以沮之也
况敢輕視乎哉

贈張天秩驛宰遷代州序

君子無私喜怒有公是非小人反是此非予之偏辭也天
下之公言也天下之公言心無私而言公人將蒙其福一
人之偏辭言不公而心私人將病以殆夫喜怒轉移于一
念之微而是非遂傳播于萬夫之口此倡彼和一形百聲
爲世道計者欲不逐于偏辭而舉孚于公論不亦難哉成

化丁未春天下百司述職吏部嚴考而黜陟之去者幾四千人代人張天秩宰山東梁家莊驛甫二載亦罷去天秩年少勤敏稱其官然不能爲佞故不爲府使君喜依樣葫蘆增讒蕙苴遂亦不爲藩臬喜不爲觀風部使喜竟以是見黜予邑與驛署隔衛水百武許欣戚毀譽常相聞而邑大夫党君世傑雄偉人也以天秩可與進亦不惜俯與過從茲將行君乃曰物鳴于不平士伸于知己某爲張君不平甚矣而縣職勞人不暇以鳴子其爲某鳴之且子昔舉進士觀政天官卿而張君爲從事周旋談笑不可謂不相知其何以辭予曰諾夫國家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蓋小人以喜怒爲是非君子以是非爲喜怒喜怒爲是非則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利口足以覆邦家而小人道長矣是非爲喜怒則喜其可喜怒其可怒嘖笑足以示勸懲而君子道長矣是雖一時之任情一人之進退而世道升降之機天下治忽之分皆于是乎在可畏哉天秩足辦其官是亦在可喜而是者而使君乃以私怒非于上之人君子乎小人乎幸此特備一州郡員而已借以其人坐廟堂佐天子出令進賢退不肖而復有賢于天秩位任重且大于天秩者拂其好撻其怒亦將非而黜之乎卒使大小百執事望風逆旨希阿將迎無一人敢逢其怒向之則超擢背之

東田集 卷二
則僂辱天下何所賴而庶政何以理林甫成西蜀之奔安
石釀靖康之禍幸斯人之不至大位也雖然喜怒是非在
彼而有在我者存焉君子亦盡其在我者耳在彼者何恤
哉矧天秩所居之官與古抱關擊柝等今棄繻而歸脫屣
而去無送迎拜起之勞無館穀簿書之擾無呵斥罵詈之
辱得以散策逍遙于舊所釣遊之山水而置是非榮辱于
身外其所得不既多乎回視若人者栖栖爲佞碌碌苟容
惟以睚眦中傷人以萋菲興讒謗天道好還予不知稅駕
之所也天秩歸哉毋慍

平原別意圖序

別意圖者別平原丞張君文通也文通丞平原旣九載將
代寮案感其誼大夫士惜其賢民懷其惠而舊長山令侯
景明輩素以德業相珍重者尤不能爲情有別筵有祖席
有別詩有離歌而其意則未盡也相與爲卷繪圖題曰平
原別意登餞送名氏詩歌于其上來求予言予嘗見世之
去官者矣多怨懼人要之也戒行不敢言定期多賅懼人
攘之也征橐不敢俟明發子夜徂征禁聲途次若逋寇然
民詞知其去也肆穢言于通衢擲瓦石于委巷困踣顛頓
猶未已是不待久任近在一二年又近在四五閱月而人
之憤之亦然然則君涖任九載而人懷之不置可不謂賢

矣乎漢史稱爲吏者長子孫至以倉庾爲氏是固邦制之善而吏之賢與俗之厚自不可誣夫漢制誠善矣何與於吏制俗尚而知其賢且厚也蓋無歎老嗟卑之心無欲速捷徑之念故下位肯久居敷政多惠澤人無怨尤持已厲廉隅人不憤妬介石茹苦節人不責望故下位能久居不然高位開上書控訴之門桃李門墻則才名者不久居矣貴倖逞玩好溪壑之欲葡萄酒則多賅者不久居矣誣人者巧挾彈操戈之術則素履獨行者雖欲久居亦不得矣久閱陋習敝風而緬想西京之盛其人其俗宛然如見而今古人之不相逮也久矣悲夫張君歷九載始去去之日縉紳無歡吏民泣下一時情致色像與漢史所載循吏何異噫亦賢矣哉此而不圖圖不詩歌之予又惜閔不敘次之其何以勸今而昭後有圖有詩有歌有詞諸君皆盡於情矣予又安能已於言也張君勉之是雖一人之宦跡一時之離合一事之靜素而挽頽風端士習辨上下定民志皆於是在所係非小也張君行矣哉昔之爲丞者不得志則抱子不負丞之歎得志則有仕宦無休勢之誇非所以儼張君也然則君之賢豈但賢於今之士而已乎茲赴銓曹例當進秩使得專城一邑寄命百里殆必尤有可觀者安知他日無執筆作傳續漢史諸循吏後乎先書此於

東日集 卷二
卷端以俟衆咸以爲然

賀封刑部員外郎楊公序

致仕府別駕沂水楊公有子曰文卿爲山東名士登成化戊戌甲科爲名進士仕刑曹爲名下大夫晉秩山西按察副使爲名憲臣以文卿貴封秋官員外郎就養山西年七十矣弘治改元文卿以賀上卽位來京師中錫亦以需次在選部會逆旅道往昔問公安否蓋中錫不覲公風度者數年而深慶杖屨之如舊也文卿因出其臬司諸長佐榮公之卷以示金聲玉韻長歌短什使人目炫心悸把玩不忍舍然獨未有人以敘作者之意似有待焉中錫因援

筆書其後曰昔狄仁傑望太行之雲嘗有親舍其下之歎此親存而不獲迎養者也歐陽修位兩府事三朝親受顯封然厥考崇公已不及見其成立此欲榮其親而不逮者也今文卿獨不然封公以五品之誥雖歐公之所有而養公以四品之祿則歐公之所無公之高年無恙雖梁公之所有而公之就養于官則梁公之所無然則文卿處此當何如其爲慶幸何圖以爲報稱也哉喜孔之年愛揚之日而滌萬石君之中翬陳楊汝士之賀宴有不足以言者矣中錫遠羈末宦弗克卽席稱觴敬附此于文卿之歸爲公壽若乃梁公之事業歐公之文章則文卿當自致力以爲

東日集 卷二
親光不俟予之喋喋也

贈湯紀善序

吳人湯潛事秦王三十年矣一旦有引年之請得進階承德郎以歸王以其有輔導之功也不忍其去固留之長安買田以給衣食造第以安家室宴享以怡其情優其僕從以服其事連姻焉以固其志占籍焉以恒其居恩禮可謂兼隆而去留可謂交盡其道矣潛宜何如其報稱也哉潛之言曰人臣之事君也進以禮退以義始吾之舍家食而遊上國以事吾君也身不得廁于鵷班名不獲綴于象魏束書西邁執筆藩服則藩服之君固吾君也吾以紀善爲

職以鉛槧爲業王有善吾紀之或小有未善吾婉辭微示待王之自擇焉沃心格非不愧河間東海之藩臣則事藩王卽所以事吾君也吾固未嘗敢違禮今茲退也瞻戀而濡滯焉烏乎義且吾聞辭日月而依烟霞者矣未聞投簪笏而居市朝又聞嗜泉石卽棄鐘鼎者矣未聞棲城郭而解印綬行矣吾固不敢舍明農之美而取登壟之譏也執其說甚固謁予予爲之解曰古今人豈真相遠邪東方曼倩有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夫宮殿近禁也尚可避世而况市朝城郭哉留侯謝病恒留關中不聞其歸韓也歐公致仕卜居潁上不聞其歸吉

東日集 卷二
也然則斯地固潛之關與穎矣卜而留之無不可者又何必區區然以是爲韓與吉思亟歸而首丘然後謂之真歸也哉張翰思尊志不在尊陶潛採菊意不在菊晉史稱之天下後世信之潛今遭逢聖世獲事賢王與季鷹元亮之時不同使其忘懷土之心私安土之樂則雖不必羨松江之尊採栗里之菊其高自與前人等矣孰謂不可哉潛笑而留遂書此遺之寘諸寓所以招凡究禮義者

全命錄序

天下守臣各讞境內獄囚故典也今上卽位之明年尤悉殫聖慮所存活者甚富重民命也維時陝西巡撫都憲蕭公諗之巡按陳公偕藩臬郡邑囚徒于行臺一一詳鞫無勵無怠寃者伸之滯者理之註誤者別白之疑似者辨析之封章以聞奉德音也奏旣下公卿共議俱聽未減于是活死囚凡若干人視他省爲獨優人或以此德公公曰此朝廷好生之德也予何德之有肆取其奏章併屢降意旨類爲一帙題曰全命錄蓋摘璽書以全民命之語爲名人復謂公曰公不自以爲德矣是錄何爲也哉避其名之傳而錄之以傳是始不以爲德而終德之矣錄何有于公不作可也公聞之笑曰吾固不敢以爲德朝廷好生之德天地不忍之心是安可使陝民終于不識不知而天下萬世

泯而忘之也顧謂中錫曰子爲我敘斯義夫大君爲天地
宗子大臣者宗子家相而民吾同胞也同胞之民爲宗子
家相者分不得不長養之長養固所以生之也不得已至
于殺無道就有道則其殺也亦所以生之也故寒而衣饑
渴而飲食生而宮室死而棺槨夭札疾疢而醫藥至矣尚
未見其生之之至情蓋至于以生道殺民以緩死議獄而
矜哀欽恤若不堪于爲情而死獄之生尚求千鈞于一髮
然後爲長養之至而民命亦庶幾全矣唐虞夏商之君曰
欽恤曰好生曰見囚而泣曰視民如傷而爲之臣者臯陶
之風動四方召伯之化行南國指不可勝屈然豈可以是以
而律今之臣子哉以是而律人天下無純臣矣彼漢之于
公宋之歐陽觀一命之士爾留心刑獄不輕殺人其時之
民命尚多賴以存活况遭際聖明之世乎仁覆天下刑期
無刑德匹于堯舜禹文而治同于唐虞夏周不待頌說矣
有如公者仁民之念益然其春昭然其日撫巡一方而民
命存活其多乃爾使其位大司寇履端揆以詳實天下讞
獄豈特可以軼駕于歐而已哉雖以之而挹馨臯名以上
接踵于四代無不可也然于之子定國繼黃霸爲丞相觀
之子修副韓琦爲叅政皆稱賢相文章德業卓然名世薰
香光耀萬古不磨爲善之報豈有毫髮爽哉是固非公初

東日集 卷二
心之所存而天道昭然不可誣也况于之言曰吾後世必有興者不無覬夫天之報觀之言曰吾不見是兒之成立不無尤其報之遲公則無是心也天下之物理惟無心者得之公之初也期全民命于天無所覬其終也知全民命于天無所尤書言作善之祥公初有焉易云無妄之利公終有焉敢以是爲序且以賀公之必有後也

贈婁方伯序

政與刑同科也其刑平者其政仁以恕其刑慘者其政苛以繁是殆古今定例哉然政在養人刑在服人養人者順而易服人者逆而難明刑折獄擬之敷政優游者亦未能以盡同也優于政而短于法者蓋有之矣未聞刑清民服而或隳于政者也廣信婁公長陝西憲臺三年矣平反者無異說罹罪者無怨辭刑清而民服矣蓋其明決縝密本于天成故物無遁情由進士拜御史遷按察副使兩提學校文章法律諳于職業故事無留滯士夫稱佳廉訪必以公爲首不待出庭戶下堂階而良方伯之梗槩已宛然于陝臬之門墻矣弘治庚戌陞四川左布政使卽其逆且難者以從事于順且易者輕車熟路孰能禦之雖然尚有說焉藩以宣政臬以提刑二者恒相維而不可相廢藩司貴寬寬之失爲緩縱爲姑息賴臬司以糾繩臬司貴嚴嚴之

失爲殘忍爲暴戾賴藩司以調劑臬司不專于嚴而亦知
調劑于寬天下無難事矣公持風紀溫良博大鷹鷂鸞鳳
之分究之已悉持此以行老將提貔虎之士舍血戰而事
屯田漁師戮鯨鯢之餘循滄海而玩魴鯉尚何難耶栢臺
一下薇省斯開向之嚴霜厲雪今則和風甘雨矣山動嶽
振今則波恬浪靜矣神鬼遁藏今則兒女嬉笑矣秦人之
不幸蜀人之幸也臬吏之悲思藩吏之喜也在陝爲良執
法在蜀爲良嶽牧不器之君子舍公其孰與歸且回路二
子相贈類多匡正之言而昌黎之送許郢州不頌而規今
吾之言多頌辭矣豈敢自外于古人以取諛佞之譏乎蓋
凡獻規于人者必其所歉者也公于是行無所歉而予欲
于何所以規正乎矧政刑寬嚴之說順逆難易之理公俛
首以思而屈指以計則一得之愚卽此而在而亦未盡無
所規也諸公舉酒而笑曰是矣遂書于卷以爲別

賀鄭氏翁母同壽序

戶科給事中任丘鄭君體元旣貤封其父義官公如其官
母宋爲孺人弘治壬子歲二老俱壽登七十矣任丘距都
下三百里二老又強健能遠出於是體元復迎養京邸以
侈吾君之恩吾鄉仕于朝者聞而嘉之相與醵金以告鴻
臚鳴讚獻縣高時舉期于八月二十三日登堂稱壽以爲

體元榮蓋是日實公誕辰而孺人則先公一旬爲十有二日禮不欲繁會不欲數故並舉焉金紫門填笙簫鼎沸諸君謂宜有言以侈其盛而屬言于余今夫世之人非無高年者也貧而失養賤而多辱或疾病困苦或禍患憂愁如古人八十鼓刀九十帶索雖其道充乎內安所樂哉然匪此則將槁項黃馘不堪其情矣壽亦奚貴也亦有子登仕籍身隨祿養滫瀡不缺于晨昏負戴不勤于道路耳目聰明手足便利無恙于其躬優游盛世安享遐福無憂于其心然卑官散秩無聞于人承乏備員不遠于望世不以爲重輕親亦不知爲隆盛迎養亦奚貴也今天下事給事中無不得言而體元又獨立敢于言立殿陛與天子相可否謁廟堂與宰相爭是非體元蓋嘗以之自任民瘼載紆大利以興天下之人凡被利而遠害者荷天子殊恩亦知歸美於言官而體元又言官之錚錚者則夫上泝其本源而推重其所自出道古今譽盛德於公與孺人之左右者當入耳不煩矣歡聲日闋于堂除淑氣披拂于庭戶喜溢情綜身膺壽考豈可多得也公之考嘗宦遊四方公與孺人能守其業家素饒裕公出粟賑饑焚券貸息與孺人又能厚施薄饗以永其澤齒旣同庚誕又同月乃今髭雪鬢霜烏紗珠翟照耀一堂稱觴賓友尚食婦子身強無恙眼見

東田集 卷二 五
太平此豈非全福人耶又况給事君際聖明官近侍以其
補袞之暇而日從事于戲綵滌愉之樂備誦其所上救時
之章以自竊附于養志顯名之孝融融洩洩喁喁昵昵其
視望太行之雲而徘徊表瀧岡之阡而哀慕者亦自有間
况碌碌者乎然則今者之舉固不直爲公與孺人躋高年
之賀而已今之以進士得官者必欲爲給事中爲御史常
恐不得無以行其志旣得之則喜溢鬚眉歡騰閭里豈以
是自爲樂哉正以天下大計皆與有責鴻名休烈藉以樂
吾親耳使所以自立者少不愜人望人將指斥以議并以
爲親辱故所以自厲者不敢以不嚴不然朝廷美階要秩
豈徒爲人快心之具哉惟我言耄幸諸君有以教耳

強太恭人袁氏輓詩序

輓詩云者終天永訣哀其人不可復見欲輓而留之也輓
留不得故悲傷之悲傷不已聲歌悼歎之至情也若夫目
未識眉宇耳未諳姓名則何悲傷聲歌之有而近世士大
夫家必欲有之一遭親喪輒裝巨帙或託人以求或多儀
以請長歌短韻金石其聲臺省廟廊干謁殆遍揮灑之際
涕淚沾裳明日叩之則已忘其爲誰氏矣若此者于生何
榮于死何益徒取厭于君子耳弘治甲寅秋吾鄉滄洲強
通政廷貴喪其母太恭人得輓詩甚富然非廷貴干謁得

之也門生故吏追感舊遊里閭姻戚遐思素德朝籍縉紳
與廷貴善者寬譬慰解故其意真其調哀旣成帙屬予序
其首予聞尼父是日哭則不歌司馬文正公死伊川旣燕
歌亦不往哭古人罹喪而登木以歌倚門以歌鼓盆以歌
類取麾于名教然則哀樂之不可相襲也審矣哀而號咷
則爲哭樂而謳吟則爲歌今詩與歌等耳哀其死而輓以
詩不幾于哀樂相襲矣乎夫一日之間一人之情哀樂相
襲固不可也然其人旣卒而託諸詩以泄其哀猶于其葬
而誌其墓以昭其德奚不可哉且三良卒國人哀之作黃
鳥田橫卒門人哀之作薤露皆足以悲當時傳後世亦未

聞有或非之者然則廷貴與諸作者之意可知矣而予爲
之序亦奚過哉且卷中諸作皆直述太恭人女德之懿母
道之慈家世壽考之悉無溢美無泛詞實與誌銘相表裏
而復韻之以淒風苦雨之句侈之以烏啼鬼泣之辭較之
原壤莊周諸人自放于禮法之外者不但牀上下之間而
已敢持此說序諸卷端使凡孝思者繹而味之豁然省解
當不自沮于哀輓之求惟無爲君子之所厭而已

壽阮太夫人序

都督阮公世隆節鎮上谷之明年爲弘治戊午母盛太夫
人就養上谷督府年九十三矣九月二十二日維初度辰

東田集 卷二
同節鎮中貴朱公與諸同事者具儀往賀求內局手繕卷
徵予文夫富貴壽考造物者恒靳之不兼以畀之而其大
功德苦節行足以動天而厲世者亦恒篤于畀而綿遠未
艾是固敷于前者獲于後失于彼乃得于此消息乘除之
幾而人事之堅貞脆弱福祥災眚亦往往分于逸勞甘苦
之下譬諸草木松柏生于澗壑撓之以震風凌雨摧之以
烈日嚴霜挺歲寒歷年所而不變池蒲檻柳質脆節弱雖
謹栽培勤護視終不能少延駐于望秋先零也古人稱人
之礫砢多節曰森森如千丈松而共美矢死靡他之節托
柏舟以自况有以也若彼顧悅之王恭之流則直蒲柳而
已太夫人盛年失所天長子世父官爲會州衛副千戶沒
王事都督公幼在襁褓寡母孤兒更相爲命門單力弱摧
撓萬端事之難爲情之可悲蓋有橫出于李令伯歐陽永
叔陳情瀧岡之外者松柏之震凌嚴烈不足言矣旣壯奮
起行間著功邊徼以至今日貞吉丈人詩書儒將屹然爲
一代賢總戎而太夫人享榮名躋高年重祿裕于旨甘錦
服供于戲綵豈非造物者因其節行之苦而陰有以報之
歟壽百歲爲上太夫人之距百歲纔七寒暑耳其登上壽
不占可知彼村媪里嫗饑寒困窮奔走營衣食苟活亦有
稱未亡人以畢世者其節行亦不爲不苦然先世無死事

東日集 卷二
五
功勛家門無積慶德澤雖或長年而槁項黃馘于窮檐蔀
屋之下是亦蒲柳而已其或據八座一品之尊享五鼎三
牲之養者歿折中途呻吟疾疢則以其安坐美食窮年畢
世無一念以苦於心志閑情惰志自不堪于變故而容受
于福祉是亦蒲柳而已天下所少者寧此等乎而亦安能
闖太夫人之藩籬哉失所天不移大節也困境能安淑行
也長子死于其官精忠也都督公顯于其親大孝也教子
而成立若此賢母也於賢母而亦靳于言將何所于言矣
而亦安用鉛槧爲哉于是乎書

賀韓隱君八十一壽序

壽足貴乎古語有之壽則多辱壽不足貴乎又曰仁者壽
人之于壽將何所去取哉蓋榮者辱之對也不仁者仁之
對也仁則榮不仁則辱君子亦仁而已矣何辱之有然則
放勳誣我邪仁而壽則榮不仁而壽耄而昏老而悖衰而
貪得則其壽也乃所以爲辱也招遠令韓君宗康解歸之
明年爲弘治己未其翁隱君壽八十一矣康強若少壯人
仲冬朔其生辰也縣長吏暨學宮師友慕其壽率鄉邑遊
右之良往賀徵文于予昔天順末子家有暴客患隱君爲
予廉得其人因與定交成化間予爲諸生與宗康同學業
又與宗康交于于韓氏父子若杜甫之嚴中丞韓愈之馬

北平有未足多者故不辭隱君名璉字士儀豪俠人也世居城西隱里故以隱君自號予嘗與對牀終夕不寐聽其談平生事揮擢轉變突兀神怪不拘故常使遇風塵之際則郭解李陽之儔家貧恒朝夕不給有時豪興逸發罄所需以給青樓綠酒費畧不顧惜無則索諸人以益千緡萬金人亦不敢辭通法律學時作俚語小詩故亦恒以王適劉义輩自許夫攝生之道在節飲食寡嗜慾謹調攝今隱君若此俠士固壽之理乎加以袒衣風前脫帽露下日與田夫野老据老瓦飛巨觥吸冷醅擁少姬醉或枕槐而臥啣或拳爪而啖畧無避忌走馬章臺墮策曲江皆其故態迄今不衰然則大嚼豪飲淫聲美色亦壽之理乎夫修短數也死生命也得於天者厚則其年歲延長薄則反是飲食縱恣祇足以侵於人然無所與于天無所與于命與數要不可以訓也強仁以遠欲戒不仁以卽榮斯則壽之理矣宗康宰百里應列宿隱君有子矣宗康之子得鳳遊鬻序有時名隱君有孫矣夫仁者必有後諒古語之有徵也予所見聞者隱君之粗跡耳精神內蘊人所不及知者安知不有所謂矜憐無告以潛寓于不畏高明之中乎否則何以臻此哉

贈河間守陳侯希白考績序

河間畿輔郡也太守古二千石也惟郡不隸藩臬猶漢馮翊扶風惟守無所稟承弛張自如卽古之專城刺史故河間守尊嚴隆重安樂暇豫不與他郡等然國賦之計丁業之課人才之興不總之藩司惟守之籌訟獄之理強梗之鋤廉貪之察不總之臬司惟守之責故簿書期會之稽比他郡亦頗煩劇而勛業譽望比他守亦頗難于成每缺員銓司必擇才且賢者授之未嘗輕以畀人聲譽稍隆謀猷少著朝廷陟明之典亟以賚之以此軫其艱酬其勞未嘗有所吝惜然則守茲土膺茲職亦賢且重哉陳侯希白世家于杭藩臬所都會也聞其居第又邇藩司百務侯所習見也則凡民事之隸于牧伯良法之善于永遠者有不熟于講畫而槩于胸臆者乎侯始爲刑曹下大夫刑曹諸郎署思精能法律咸于侯取法侯隨叩而答其應如響旣晉秩守吾郡民事吏事順風鴻毛不茹不吐車輕路熟郡別駕倅幕諸僚案思欲循良吏治又于侯取法侯觸處而通其解迎刃退各自以爲得所師古人引經斷獄以儒飭吏至今以爲美談然則法家者流固亦吾儒之弦韋歟前守施侯彥器亦以陟自秋官爲理甚佳未久卽陟臬司副使治戎天津距河間咫尺耳陳侯施侯鄉人也尋繹舊規踵彼芳躅有不假他圖外求者茲三載改成將述職彤廷策

東日集 卷二
勛吏部超遷高擢將不有大于此者乎漢之少府大司農御史大夫或皆陟自馮翊扶風稽古迹以徵之今日侯之崇爵遠業其孰能禦之二守晉人辛君道深徵予言以壯侯行辭不獲援筆書此他日躋省臺履端揆乃知予言匪佞矣今未敢必其予信也

贈張二尹序

廷議謂馬政多冗員督馬政者爲冗食下符州縣馬不滿千數者例裁省而吾邑張丞華在省例士民弗忍其去顧不可留也詣予乞言以贈夫庠校而士猶未肯勤于誦讀况案牘而吏乎君南陽案牘士也早歲事南陽守可久段

公段公天下士待胥吏甚嚴厲君獨以讀書習禮爲所禮待旣給役公府事其鄉先生孟陽焦公亦天下士于後生少許可君獨以靜秀恬淡爲所愛悅善作大字道勁可喜且精于小楷書與之商略今古能領解叩以時務隨叩隨答尤歷歷可聽復清謹持身予雅重其爲人今茲之去豈徒士民惜之予亦不能忘情焉耳今馬政之弊極矣雖良有司不能得其要領徒藉奸貪以肆侵漁自丞下車爬梳剔抉剖析剷積弊除而良法立胥圍無所措手足然後馬之牧養于民者牝牡之給配芻豆之飼餼地畝之征輸無不均一而其籍記于官者子母之孳收駑驥之去留鑑

課之徵解無敢欺冒紛更之弊少救而愁歎之聲息矣前此膺斯任者坐糜官廩橫獵民財居其位不知所守何官滿其任不知所職何事若是者雖謂之冗員冗食可也視君何如邪裁省之說久聞之塗人傳誦君猶待報未行予冀其仍舊官以理縣事然限于制又冀其擢長吏以專縣政然拘于格二者不可得一猶幸其職馬政如故未必其遽去也不虞其去而竟倏然以去不爲張君惜獨不爲斯民惜乎斯行也旣謁銓司更任他方佐政巨邑於君不爲無益然而吾邑之馬政再隳斯民重困奸貪必復肆紛更之弊尚誰救耶愁歎之聲將復聞其洶洶然也嗚呼馬政之弊久矣得一丞佐縣而斯民尚蒙其惠安得盡剝紛更之弊者與論天下事哉

贈都憲劉公節鎮遼東序

先帝時大理少卿劉公廷珍引年于家正德二年以左僉都御史起公巡撫遼東公聞命辭未起山東藩臬重臣相率造公第請曰遼海東方巨鎮也公先朝舊臣也今上側席求賢公數年家居優游閒暇得大肆力于卷帙鉛槧間文德武畧山蘊海藏天下之人想望風采思公一出以生活拭日久矣今不起其如蒼生何哉矧遼東固山東地也公忍使桑梓之人之缺望乎公乃不敢再辭顧歲已暮弗

東日集 卷二
及行越明年春驅車就道既抵遼大展厥猷一軍稱治蓋
公嘗巡撫雲中邊事素練及懸車之後不忘本朝又於安
攘之策兵食之計思益熟矣然則此軍之治在公若水赴
壑坂走丸倒囊出物有不假他求者先是予嘗承乏於茲
今復以事至甫出關歷一再城詢公之治於故將校咸謂
公禦戎有畧安邊有方干城之才也予曰此輩武夫耳第
知公之武事未爲深知公也再詢於故士子咸謂公謀無
不成發無不中經濟之學也予曰此輩書生耳於公之文
德不可謂不知矣然亦未必深知也蓋至于縉紳耆舊及
戎兵營卒留田之衆司職之吏咸謂公仁明敏毅吐茹適
中有古儒將折衝尊俎論兵緩帶之風于是始歎公爲不
可及回首曩昔隨宜就事補葺奔救予之愧公也多矣公
不鄙復索予言以識歲月惟遼古東方地夫子嘗欲居之
固不以爲陋也箕子去今雖遠而風聲譽望日麗天而水
行地者萬世如見尚隱隱在人心目間但節鎮中丞有錢
穀甲兵之煩簿書期會之冗內修外攘之勞於所謂飭治
更化者力有弗給而日有所不足耳以公之賢尚當有餘
力乎吾見遼人之頓失于陋習也昔者文翁之化蜀郡子
游之化武城彼一守令其治尚爾况執法重臣以便宜行
一鎮間其所挾負足以鼓動一世尚何疑哉願公安慮而

獲成器而動勿生畏心以徇于時無生怠心以要于後仰
答九重撫髀之歎以無負藩臬諸君懇懇之心予老矣尚
見德化之成

送徐封君還武邑序

正德戊辰秋敕封戶部主事武邑徐公來省其子卽中宗
獻于廣寧將歸巡撫都憲劉公謂予曰徐封君歸矣其子
總儲于此恒有事相周旋是豈可付之無言先生徐君鄉
曲也卽有言抑豈可付之他人昔聞封君之來也見羣山
峙北巨海限南天塹地險怵心駭目深歎遼形勝之壯旣
而見所至亭障櫛比亘千餘里組練雲屯動千萬騎又歎

遼之甲兵之勝見所在粒米狼戾藁秸露委貨泉充溢又
歎遼之錢穀之富因自計曰形勝非甲兵莫與守甲兵非
錢穀莫與畜吾兒備員司徒下大夫總錢穀于一方固此
地百務之所需也可畏哉及抵廣寧公署宗獻率子婦拜
家慶已卽進宗獻以所寄之重語之且戒其當敬承之毋
忽明日鎮巡諸公來賀金紫奪目騶從隘衢相與語于堂
畢飲而罷武弁儒紳之在治屬者相與謁于庭倉庾帑藏
諸小史相與拜于階威儀祇肅成禮而退封君又進宗獻
以秩任之榮語之且諭其當謙承之毋侈又明日見宗獻
坐廳事吏卒滿前簿書堆積左右執牙籌而請局鑰者惟

東田集 卷二
約束之是聽封君則又進宗獻以政務之繁語之且訓其當勤率之毋倦曰吾不可久留矣汝寄之重秩之榮務之繁若此豈可以定省之私而妨汝夙夜在公也宗獻頓首留不可越月而歸夫形勝之壯甲兵之盛錢穀之富與夫綜理者之所係其重其繁以劇府君皆目擊而指計之矣其歸也涉故園會親舊豈不能歷舉以資杖屨琴樽間之餘論乎予復何言然都憲公之意則不可違也復列送行者銜名于左以見一時賓主冠蓋之盛宗獻父子離合之情耳若夫司計之勤濟邊之勩他日陟華登要封君當自見之茲不多及也

雲窓詩集後序

自橫梁賦詩之風廢而業武弁者甚或不識一丁自街亭濤斜之劔師將兵者乃深以讀書爲戒夫百萬之衆聽揮擢進止于一將而將乃目不知書以書爲戒其何以執古御今以收萬全之勝哉至于歌詠篇什宜若無用于軍中者然三百篇中勞遠戍送征役者指不勝屈蓋慰其羈旅之懷以作其勇敢之氣其道固應爾也故曰興于詩郤穀談禮樂敦詩書祭遵投壺雅歌不廢斯人久不見矣曹景宗競病之韻曹翰老將詩短章寂寥何足齒錄今并若人者亦不復見然則今所謂將徒取足于撫劔疾視敵一人

而已乎正德戊辰予以事逮遼西都督建業毛公總戎其地因出其所作雲牕詩集見示其五七言律快奇雄渾而古體長歌橫逸奇崛有建安以來鞍馬間爲文所未能過者公何以獨有此哉且讀書非難在世祿家知讀書者爲難而元勳閎閱山河帶礪能讀書者爲尤難公少以南寧伯貴介弟負才過人折節下士故不藉門第而自致總戎脫迹于金貂紈綺沈酣聲伎之中而日吟嚶于鉛槧芸緇之下此在古人猶以爲難無論今之人也然競病韻成應制賦詩之後不聞更有所作豈一時之興不足以勝數肋射顰之樂而屠城殺戮之慘終懷慚慙而不敢復有所言耶抑其人本不能詩而當時好事者爲之也公連篇累牘膾炙人口雖曹氏父子馬叟房瑄輩視公尚有餘愧况翰與景宗乎世篤忠貞身遭明聖以儒將著邊陲以詩人鳴當代行當建奇勳嗣先美與衛霍郭李爭光竹帛而石勒燕然銅標交趾有未足多者詩之工拙何軒輊于公哉予友王宣溪評公之詩已中的不容更妄舍矢茲錄實以附其後俾將門學詩者知志于毅云

贈大叅楊侯宗德進秩序

陝人楊侯宗德以名進士爲真御史數年來爲河間守以其振風紀者察民隱懲吏奸甫浹歲迎刃而解部使者疏

其績于天子天子才之顧年勞資格尚須一二年方可晉陟乃移守真定以示褒崇真定視河間尤繁難侯以其治河間者治真定再浹歲治與河間埒部使者又疏其績于天子天子益以爲才晉山東薇垣右叅政慮侯去繼者難其人俾之仍掌府事蓋進階以旌侯賢而借寇以答民望異數也永壽都縣博予官陝時諸生少與侯同學舍方司訓於真定屬邑欲得予言以贈夫以舊門生之請而頌舊郡守之德有不可峻拒者乃進都生而語之曰汝知爲學爲教矣亦知所以爲政乎嚴明寬厚二者不可缺一而亦常相須嚴明不出于寬厚則流于刻寬厚不發之嚴明則流于縱寬厚以近民嚴明以馭吏古循良不能加毫末也然近民少過于嚴明苟不至于刻猶未爲大害馭吏有一毫寬縱之迹彼將乘而掩之矣蓋嘗見吾郡之吏胥矣今日從事于郡庭明日卽平揖于州守揮霍于縣令數月後卽妻妾不勝珠翠庖御不勝肥釀矣再數月卽駿馬驕行壯輿藻飾棟宇翬飛田園鱗次矣爲守者不但不知所以爲嚴明方且歎其所得所索之尠彼將不我恩而民之魚肉於若人漠然不問民何以爲生計哉蓋自某欲人媚左右州縣爭張綺筵于公署而民財始窮自某欲吏胥華飾于躬而物價始貴自某日使人乘傳往來迎送途路索需

不貲而民力始疲楊侯下車盡剔而去之由然坦然不動
聲色携疲癯寘衽席之上煦沫餽宿奸故蠹悉取寘之
法而精察慧識人亦自無所藉手于奸蠹吏舍之外可設
雀羅民之供賦役于郡廷也若供菽水之無扞格也今移
守真定予雖未得見其政績想亦無大異于昔守吾郡矣
真定之民竚見其來蘇矣乎夫丙魏古之賢相也一則以
寬厚稱一則以嚴明稱卽侯之已試而要之丙魏蓋兼而
有之他日端揆尊崇燮調勛業尚當駕古人而出之上然
則一堦一命之榮正不足以爲侯之輕重而爲之兆耳予
不佞託都生達吾言於侯使堅其志且俾諸有位者聞之
懲吾郡胥吏數十年之蠹法楊侯之所以剔蠹者以爲政
則庶事可以漸而治民生或可以少蘇不然無可爲也都
生抗聲曰是矣因書以畀之

男

炳鸞洲較訂

東田集卷之三

甘陵馬中錫東田甫著

棠青南

男際熙庶咸

同里後學賈

枚功菴編定

男炳鷺洲較訂

樸素菴

男念祖聿滋

書簡

簡少傅馬公負圖

中錫疎慵愚戇不能脂韋世俗多忤于人恐終獲戾末路
引分歸田今四年矣詎意執事不棄菲才屢申薦剡垂覆
盆之照回幽谷之春厚德無涯殞身奚報念中錫謝病以

來蒲質漸衰灰心殆盡縱大人君子欲憐而納諸藥籠之中而倦鳥病駒久無復天衢之望薑桂老而愈辣莫我敢承豨苓不足引年負公而愧敢爾自陳尚冀裁審久處嫌疑有稽問候統惟台宥

簡暹長老

頃在上谷撫巡無狀告病而歸如釋重負人之恩怨蓋不暇計也昨辱手教乃審上人以僕恩怨得失之詳爲諸公別白之可謂厚之至矣棄置之人雖忘情于榮辱然使公是有歸羣非得白此心亦不能不致私喜于其間也交情友道不見于章逢久矣今乃于方外之士得焉可慰可歎還家以來田園之樂頗勝軒冕之榮有詩具錄別紙奉覽小兒在寺讀書極蒙照管但其所居湫隘寢食不便倘假方丈一榻尤爲至感山林朝市心跡頓殊諸朝貴處不敢通書以此久疎幸爲諒察餘惟自嗇不具

簡謝木齋閣老

中錫自歸田里老病侵尋與世如隔兼以山林霄漢地位不同用是久稽奉問罪曷可云詎意高明不棄屢賜吹噓自非木石豈不知感第中錫曩在邊方撫巡無狀引疾而歸于今七載力倦心灰不復可用每領深情徒增感悵偶便謹此申謝外舊作六首并錄奉觀庶見鄙志卽辰寒甚

東日集 卷三
伏惟爲國自嗇不宣

簡劉大司馬時雍

中錫居官無狀外謗內讒爲時所棄七載于茲邇者猥蒙
執事抗章力薦必欲然死灰而光腐草自顧菲薄何以堪
此徒增感愧而已竊念中錫曩叨邊寄遇警提兵動因馬
少不克成功屢請于朝事下兵部然給銀不過萬兩能買
幾馬給馬不過千匹能散幾軍用是惕然自奮多方處置
凡利之不在軍民而在權要者悉奪而歸之官莊田之利
歸之于官則拓地三千頃有奇取所入以資馬價共得銀
餘二萬兩其法曰團種 號之利歸之于官則計糧百萬

石有奇取折 以資馬價共得銀四萬餘兩其法曰減價
市廛之利歸之于官則爲屋五百楹取所入以資馬價共
得銀一千七百兩其法曰店課以故宣府在城官軍馬常
有餘各路官軍馬亦漸足期以三四年間馬無虧缺銀有
羨餘不煩奏擾邊備以充然後勵兵秣馬遠捍強敵詎意
病先老至事與心違甫三年卽罷歸而前所奪者媒蘖萋
斐之言興矣諒平生所殫精力大半在此而橫罹讒謗牢
不可破亦在此其餘折姦弭驕速怨招尤之事紛紜瑣碎
雖中錫亦自不復能追憶而悉數之或少容私不惟天地
鬼神昭布森列而典守簿書各有攸司亦必有能攻發而

東田集 卷三
告訐之者雖欲容私奚可得也外此則刑獄判送法官薦
揚會同鎮守彼皆受制于我不得容私我敢公然蔑彼反
容私乎萬無此理不待明者而較然矣舍此數端別無納
賄之路不知讒者指何事爲口實聽者卽何事爲左證使
少致詰而加察焉則讒沮謗消立談之頃其枉可白惟其
聞聲卽吠捕影成風此讒謗所以易入而中錫所以生爲
冤人死爲冤鬼也非執事見愛之深汲引之亟寧含垢以
待盡終不肯延頸以向人鳴偶便執楮情隘詞促伏惟亮
啓

又

昨敝鄉李進士赴京謹附奉短簡申謝厚德想達左右茲
辦事官蔣寬回部敢再陳愚悃中錫曩在上谷行事乖刺
速怨招尤致人讒謗幾喪名節幸歸田里得保餘生於願
畢矣安敢再萌宦游之念茲蒙甄錄豈敢固辭但髮齒旣
衰心志又沮倘再膺邊寄不改故態則取禍於小人少毀
素心又貽笑於君子以故捧檄之頃首鼠兩端進退維谷
用是具疏懇辭非矯情也况今時事之難處衆口之難調
殆又甚於往日而可復欲有所爲乎故敢斗膽一白惟心
照而體悉之幸甚餘情俟辭本得旨後再布不具

簡陳元溥

東日集 卷三 四
頃罹患難舊游無相顧者繼爲編氓亦無一人通一言一
字者獨元溥夸險一致終始不渝茲又辱來使謂生當復
舉用自非至交誰能如此第廢置以來心旣傷沮事多健
忘再涉仕途必取譏笑直道之黜詎敢擬柳士之三攘臂
之慚茲已蹈馮婦之再卽日就道固當效子儀之精誠被
甲伏鞍不能似伏波之矍鑠况危亡幸免家業凋零母年
益老子學未成勉于力田治家以圖養親訓子百凡之責
俱在賤躬若再一出則都廢矣他日鐘鳴漏盡無所于歸
豈不可恥之甚耶然則銓曹之薦豈敢承當借雖得旨亦
須固辭劉銀臺素重久要屢辱見愛將何以報已別有詩
相奉會間仍乞致意使回草此奉復不具

簡孫勳部誠甫

謝病四年耕讀之餘亦頗自適但暮年親友凋零殆盡所
餘無幾時或過從飲讌者不過村翁鄰叟取其賢乎孤斟
獨嘯而已非有論心講道之益也止一西田差強人意近
又喪逝每一興念懷抱輒作惡數日始信晦翁伯恭物故
吾道益孤之語良是而山谷所謂老色上面歡棕去心者
殆爲我設也昨得邸報不意賤名又玷山公之啓使人慚
懼無已蓋銓衡之推雖未必輿論之允協而恩旨之黜實
可以驗震怒之未平也宦情已茂頭顱可知太宰乃欲強

東田集 卷三 五
人以所不能耶此言惟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小兒
在宅久擾茲欲暫呼一歸俾知鄉井之風俗稼穡之艱難
俟間再去卒業何如病眼生花艱于作字用是不得以時
問訊惟原營萬感

又

昨所具疏乃自陳老疾乞終田里非辭官也不可拘以二
品三品之例去人顛蒙被梃卽回鄙懷不任慚赧悵惘之
至蓋區區平生命不如人仕途所至不遭奇謗則罹奇禍
自分與農圃爲徒頃年遼東之命亦嘗力辭不蒙上允方
擬再陳遽有兵部之轉卽爲權奸構害斥爲編氓今旣恩
許復官爲幸多矣敢再萌仕宦之念乎固非飾詐以欺人
沽名以罔上也執事之留諸公之沮雖荷至情然于鄙懷
則未能遂茲敕將到不暇再舉抵大同後終當投効耳偶
便草草布此亮之甚幸

簡李伯起同年

一別十年南北相望情懷可知中間升沈得喪譽毀順逆
言之徒發人永歎耳中錫謝病以來已閱五載料理田園
足了此生雖與勢事形迹稍殊至于事與心違則一也古
人有禁錮終身或生遭不測而事卒不白者亦順受之而
已竊歎執事以名進士爲真御史朝著談憶風裁關陝傳

思威望至于今不衰自小人中傷遂爾淪敗至此不徒爲士林惜獨不爲朝廷惜爲天下生民惜乎相知者旣無力以薦揚而有力者又不肯以援舉可歎也亦可恨也執事信古守道君子料置此于度外久矣區區日近桑榆同年漸少彼此隔越無由會晤一語宿昔以開懷抱奈何奈何偶便力疾作此臨楮不勝悵惘

簡李汝弼侍御

謝病以來孟灣舊業外置得薄田二三頃見有茅屋數間前後雜樹數百株別號東田以此入首夏賫酒時往擇繁陰席地以坐與一二客小杯徐酌商晴較雨興闌飲犢衛流聽鶯官柳放浪移時尋復舊所再呼餘瀝盡歡乃罷不取衣冠文字之輩往往皆村翁社友此無拘束彼無計較日夕巾車而歸矮牀凹枕齟齬美睡無趨朝之累坐衙之擾日將三丈始起科頭未及理髮而酒伴已候門矣衰遲之年何幸得此回視宦途職務勤劬不遑寢食得失榮辱禍福之幾當必有辨之者不敢多贅也所耿耿者筵散而罵坐者不已影絕而吠聲者猶囂使人不能不動書空咄咄熱耳鳴鳴之感然毀譽在人廢行有命雖聖人亦不得強人而違命也我何人斯乃欲能聖人之所不能耶况美疢藥石古人已有格言等以虛舟飄瓦則百事自滅天君

自安何芥蒂之有用是前感頓釋俛仰之間無日不欣然
矣忽讀來書得審雍公去任之詳不覺駭汗乃復自幸所
得已多功名之念遂如死灰槁木不可復然而山林之趣
頓增冥鴻逝鳳不可復挽造物者之成就于我豈淺淺哉
夫雍公爲人本亦剛方直欠明耳聞到宣府初則輕信副
將白某彼所喜者從而譽之雍卽舉用彼所惡者從而譖
之雍卽推求緣此遂失人心致有今日白本小人無足道
者姑因前事嘗試言之其人奔競無恥外媚內黠區區嘗
以盜賊之心倡優之口目之故在上谷遇之甚嚴彼亦經
年稱病不敢任事包藏禍心止于騰謗中外左惑士夫而
已雍公則不然倚爲心腹任爲耳目而已之腹心耳目反
被其潛芟暗薙卒至釀成禍患曾無一人肯爲雍公言者
而雍亦至竟不悟小人之不可近也如此哉抑其人者不
過一邊方偏裨耳前巡撫以其爲小人而遠之則得謗後
巡撫不識其爲小人而近之則階禍是其掌股齒頰之間
巡撫之予奪進退係焉其亦可畏也夫其亦可歎也夫使
其人際唐叔世擁麾授鉞居一藩鎮幾何而不與河北山
南陰狡禍賊之徒班乎偶因雍事謾談及之幸勿以語人
也俸票但得中價煩卽售之急欲償債故耳改路事今春
劉某以其菜圃及圃西隙地來售區區以其近汝弼新業

也欲種樹誅茅其中待汝弼掛冠後結爲比鄰便于往還
笑傲也承允多荷餘不一

又

春寒遠惟體履佳勝爲慰區區市朝日遠琴尊日親所欠
者可人共傾倒耳去秋施太守欲謀起用卽有書止之不
料殘歲復舉欲再致書其人已行不及止矣俟得報何如
便當力辭古人窮達本同一致後世仕者乃置欣戚于得
失間且冥鴻之慕與腐鼠之嚇又自不侔攘臂下車何其
不自重耶小兒師言本遣遊學初未敢擬觀場近誠甫書
來欲其先赴小考汝弼試爲教之俾得與令卽獻可同一
去就爲佳考時去取一任公道不敢致私屬但祈勿令人
學庶便于他日遊學耳至囑至囑不具

答周總兵書

僕辱知愛有數十載故舊所不如者此當何如其爲報竭
心思窮藝能至力有所弗克而後已其于報稱尚歉然以
爲懷况文章小技乃僕之所素業而先大夫之豐功茂績
又有所不容不揄揚者乎是則此不當有所予而彼不當
有所受亦明矣且僕嘗見今之館閣諸公爲人表墓志壙
于故人知己或僚案門生俱無享多儀之例則僕之敢再
辭多儀亦非無所受而故爲此不恭也伏惟亮察不具

簡何大理仲衡同年

僕伏自念平生所深交號爲知己者執事及仰進卿兩公
今進卿在外執事在內遇善則從與僕使爲之遇不善則
戒止僕使不得爲古人謂士爲知己者死如二公一死安
足惜耶是則立朝視爲蓬麻在野視爲茅茹用是敢布腹
心僕頃在上谷撫巡無狀告病而歸前月一日抵家杖屨
之逸差勝節鉞之勞幸老病無恙親屬滿前田園之息足
辦饗殮之具於僕志願畢矣所恨者鈞陽大司馬知遇之
厚無由報耳雖然裴晉公韓魏公皆賢宰相勲名載在信
史世所共知而雅懷高趣史不盡錄者則往往於韓白蘇
黃諸集中見之晉公魏公益爲不朽是則僕于此老常欲
竊附區區然無韓白蘇黃之文之詩亦徒狂妄自諉而已
會間幸爲僕多謝自餘諸公俱不及通問非慢也退休者
之體也亮譽幸甚

簡朱朝用方伯同年

承命見索陝西已酉試錄年久不可多得徧檢舊篋僅獲
此本敬用奉上外短箠一握將意秋高本非奉扇之時欲
錄小詞其上以見作宦之勞不若休官之樂耳然我輩皆
秋扇也取以自况良宜噫涼飈奪熱棄捐巾笥豈獨一班
姬哉

示師言

費繡衣去寄汝衣服舊吏陳林去寄汝通鑑綱目俱未審到否汝遊學一年課業無一字寄歸恐近虛度視唐人秋卷呈親者何如文學已是末事舉業又其末者務此末學尚不能持以悅親本將如之何俗學事口耳不事身心其所由來遠矣以是語汝必以爲迂然學者終身受用恐在此而不在彼也取晦菴小學時閱之庶幾有得或于學古入官兩有所資綱目一書經筵勸講則資治道書生務之則妨經學况少年小子披閱之際苟昧所擇適長姦僞此考亭所以不滿于東萊以史學教人者也若以記誦典故之資則上蔡初見伊川又已取玩物喪志之譏吾兒審之夫爲學之道有本有末有後有先願吾兒爲有本之君子不願吾兒爲無行之文人慎之勉之吾言不再又汝素安參養氣習驕惰接人之頃坐易欠伸立易跛倚不知近來何似須痛自以禮檢束使肌膚筋骸日益就固則威儀自著人必起敬及凡語言亦要安詳暢達于古人所謂修辭所謂擇言者一一究心然後與人接談不至囁嚅而懦粗鄙而褻人亦惡得狎而侮之此二事修身切務輒複言之努力努力焚膏繼晷汝自知勉不汝瀆也

又

近時公卿之子鮮有不敗家辱親者蓋由安于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習于驕恣不遵禮義之軌度故爾至登科第作美官亦有愈肆放縱卒至喪其名檢隕其家聲貽笑于世反不如白身人貧家子猶有一節一行之可觀也此時法禁嚴峻入京應試時須謹慎韜晦不令人知爲某人之子甚善凡衣服之華麗飲易之豐腴交遊之輕佻言語之誇誕皆足以賈禍招尤要當深警而痛絕之以紓吾憂不爲吾累可也聽之戒之毋怠毋忽

